

如此的汪精衛

者 筆 軌

薰 龔 王 段 童 張 何 吳

德 覺 麟 蒙 九 香 敬

字 柏 源 郊 聖 如 凝 恆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目次

前 言	
第一章 談汪逆的生平	吳敬恆 2
第二章 對汪精衛的「舉一個例」進一解	吳敬恆 5
第三章 舉國共棄之汪精衛	董 寧 17
第四章 汪精衛與寒暑表	王 德 20
第五章 斥汪精衛	梅香齋 25
第六章 袁四賣與汪四變	段 雲 28
第七章 汪精衛自欺欺人	吳德柏 33
第八章 忠節歟？姦詐歟？	張 凡 36
第九章 從汪精衛說起	董 寧 45

附 錄

一 汪兆銘發表談電..... 49

二 中央開除汪兆銘黨籍..... 51

三 中宣部政治部對汪外聲明..... 52

四 中宣部政治部對內指示..... 54

五 汪隨衛臨臨抗戰官兵的罪惡..... 55

六 外報對汪逆的輿論..... 59

七 國府通緝汪精衛令..... 62

八 中央開除汪兆銘黨籍..... 63

九 遺囑..... 63

前言

論人生平的是非者，古語有云：「蓋棺論定」。而汪精衛的叛黨賣國，喪盡廉恥，非惟民族的叛逆，亦爲名教的罪人，故他的一生，並不要待其壽終正寢，即可斷定。秦檜吳三桂等之所以得逞其奸計，亦由當時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不能給秦吳以言論制裁，卒釀成國破家亡的痛苦，以此例今，必待「蓋棺論定」，才可以定汪精衛的身份，亦已爲時莫及。此作者擷筆之初意，而爲本冊編輯之所由成也。

自汪精衛叛變後，驚訝痛憾的人，觸處皆是。而能揭其陰私，指斥其錯誤者則不多見；本冊所集各文，有吳敬恆何香凝諸先生及當代學者名流之作，對汪精衛平素之言論行動，知之甚詳，故文中所述，不但毫無虛構，而字裏行間，處處真切，不徒爲道義的指責，黨紀的整飭，國法的伸張，亦所以寓訓世導迷之意云爾。

咸承先謹識 七月二十一日在重慶。

第一章 談汪逆的生平

現在國際風雲這末的緊張，敵人非常的狼狽，軍事也一點沒有辦法，祇好東去轟炸沒有武裝的老百姓，西去轟炸不設防的城市，還搗亂沒有防守的海岸，無非遮他的羞恥，出出他的臭氣，維持他面子罷了。無聊得很，又鬧一個汪精衛笑話出來，叫平津上海的報紙時常引起議論，也算湊個熱鬧。這種笑話，我們這裏沒有人理會，當然不值得理會，笑他的胡門，自然不值得，罵他的猴輪，更不值得。汪的一生，當前的同志，比我知道得更多的自然很多；而且這位先生，你止要看 總理寫與 總裁的信，總理知道他富於「調和妥洽」，但不過不忍說出來，他要用這個調和妥洽做出非常可怪的醜事來，自然總理是不忍說的，所以祇說到不要被他「拖泥帶水」的害了黨國為止。但我們用鄉下老百姓的見解來批評他，還有一事，恐怕各位都沒有注意，說出來各位也必定搖頭，一面好笑，他好像生在末年，屬羊。照鄉下俗例，屬羊的女兒，是不吉利的。那裏曉得他這隻男羊，却是更不吉利；我知道他的一生，什麼人遇見他，終要招點不吉利，什麼事在他手裏，結果也是不吉利。當然，我是不敢來鼓吹這種無聊的迷信的，然而事實放在那裏，叫我不能不說：三十八年前我在廣東，幫同考誠廣東大學堂學生，那年汪是二十歲，他也赴考的，直到二十五歲，在民報上做文章，知道有汪精衛，他在東京寫信到巴黎告訴我，考試時我把他的兩孔做個暗記號。第一次取錄了，還是摺掉了，剛剛那張第一次錄取名單的翳報是存在的，一看有他汪兆銘，還有古應芬，楊永泰等約八十多名，什麼叫把他的面孔做一個暗記號？他做

上似乎有點不痛快呢，因為當時照相還是難能可貴，所以想起從前考試結狀上有「身中、面白、無雜」等等的字樣，當時我主張給一個面孔的輪廓，叫刻字匠雕了板，印起幾百張來，每張上考試人的名姓，候他做文章時，把他面孔上的特點記了三四或兩處。好比□□□□□□□□，想來現在各學校招考，也是大同小異用慣的；不過現在代用照相罷了。這是說我知道他，或者可以算是二十歲，二十歲以前他是怎樣，我至今還是不知道，但知道他有個哥哥比他年紀大丁三十年光景，料想他出世時，他的父親就不久去世。他少年時代的家庭，必是不大順利的。他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是同盟會民報時代，同盟會是我們同胞覺悟漸漸信從。總理主義的一階段。現在汪精衛最熾赫的歷史就是民報，然而不是主義造成了他呢，還是他宣傳了主義呢？這當然都有。但當時革命黨內部的不順利，叫他不願做報，願去辦照相館，刺攝政王，他的主動是沒有錯，但是他的不能順利，也可以算得一件。他二十八二十九歲，關在北平的監牢裏，當然這是最光明偉大的一幕；可是各位沒有注意，自從他進了北平，還是關在牢裏，而北平的晦氣，便一天加重一天，不滿兩年，滿清就亡了國，在中國自盛大吉利，我們至今紀念他的功勞，但是滿清滅了他，便成了一個大不吉利，譬如現在他溜進了東京，中國是又將有一個大吉利，而日本留了他，却一定弄成一個大不吉利，以前是他不吉利的順轉。以後他交到三十歲，有了民國，一切大小的不吉利，就都是他的逆轉了；（一）辛亥好好的建立了民國，大家一致擁護。總理做總統，偏偏他在北平牢裏出來，反為袁世凱賣氣力，竭力主張議和。總理因為當時革命基礎未固，所以也無可如何地弄到二次革命，袁世凱做皇帝，民國幾乎被他送掉；這一定可以算在他身上，是一個小小不吉利。所以總理在民國三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就始終不要他參與。直到民國十三年，組織革命最高委員會，總理還是不要他參加，這是總理寫給總裁的手書，說得很明白的，（二）自此以後，無論七總裁時代，無論陳炯明變態，都有他在裏頭調和，又造成許多小不吉利。（三）他陪總理在北平養病，總理的逝世，當然

是太命所關，然而我們鄉下老百姓來贈批評，逼着他一個不吉利的人在左右，我們合着鄉下老婆婆，一定可以想到逼着不吉利人，到底不吉利。但這一段，順轉逆轉，還弄不明，忽然 總理故後，他自以為他的好運到了。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他究竟是發了什麼野心，要如此橫衝直撞的不顧好壞，不擇手段，只要他以為做得，於他有利的，便造出很可笑的理由，馬上就做。到了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他做了國府主席之後，我們纔曉得他原意是想要與共產黨配親結婚，幾乎要將國民黨整個的送掉，來作他的「賠嫁」品。本黨至此，真是不順利之極了。自從他做了國府主席之後，算時間雖不到幾個月工夫，但是中央就倒了霉。這幾個月中間，實在沒有一天的順利，直到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山艦出事，他棄職一溜，畏罪潛逃了。他這一潛逃之後，國民政府脫了晦氣，不到四個月，就有七月九日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奠定了江南，他又來了，中華民國又大不吉利起來；由這不吉利的老手到了武漢，只有三個月，武漢的共產黨就大倒其霉了。這亦可說是共產黨最大的不吉利了。從此一而再的，他來一次，鬧一次，去了就平靜，乃至於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從這個大逆轉之後，大家當時終以為他過去還不是一個漢奸，所以中央不追既往，不念舊惡，還讓他參與國事；可是他一來，中國就一次一次讓他造出許多大不吉利。直到七七事件出來，這個不祥人剛剛留他一同抗戰，雖然長期抗戰是大家的主張，兩年來抗戰的經過都是預定的步驟，不要想起他有什麼不吉利。但是自從他跑了之後，我們抗戰什麼都順利起來，却是事實。一定是這個不祥人走了，不是沒有關係。現在他又發起老毛病和野心來了，并且又想施用他十五六年老拆白黨的手段，來勾結小黑臉兒，要想同這什麼少壯軍閥攀親，結起姪來了。他這隻老白面孔，真算是「面白」「無鬚」的老妖精。一般小黑臉兒見了他，自然看中他，而且還要當他野人頭買了去，可是他的晦氣，亦一定會跟進了進去。現在這隻老白面孔像煞有介事，居然坐在敵軍——日本廣播電台播唱起廣東調子來了。當然他的身體過時候已被這小黑臉兒藏在金屋之中，可是他

這一回的拆白生意，恐怕會不順利，從此就要拆穿。我想他這一回的拆白，不但要貼本，而且還要送命。你們只看他以後戲法就知道了。你看這位小黑臉兒，前天已經叫他唱起廣東小曲來了，先試試他的嗓子如何，你看，過幾天南京淪陷和北平京調，都要叫他賣氣力來唱哩。不單如此，過後還要一下子叫他扮花衫，來演什麼替夫報仇——「王伯當招親」。一下子叫扮青衣，來演什麼西廂記「拷打紅娘」。到了末後，還要討嫌他都唱得不像樣子，一脚踢開，連他要求做一個鄭孝胥般汝耕而不可得，非叫他們夫妻兩個活活的死在這小黑臉兒手裏不可。你們看，多則半年，少則三個月，這些好戲和悲劇都會一齣一齣的排演在大家面前的。決不像十六年時代，在漢口那樣容易拆白翻身的。那末這位小黑臉兒——日本軍閥討了這位不吉利的人之後，怎樣的結果呢？你們大家請放心，他這位小黑臉兒買了這不吉利的野人頭之後，一定很快的在最短時期就會倒霉，而且其倒霉的結果，必定比從前在漢口的共產黨不吉利還要更大。到了最後，他亦一定會認識這位老白面孔的「白」法，原來不單是一隻迷人的「白羊精」，而且是一隻害人的「白虎精」了。所以別人見這隻「白虎精」遠遠的跑來，還要吐個口水，取個吉利，除了這些小黑臉兒敢大膽冒險來嘗試這隻「白虎精」之外，那裏還有人敢去領教他呢。凡有領教他的，也就活該倒霉罷了。所以我們這裏沒有人理論到他，是我們暗合的運氣好，我盼望平津上海香港的報紙，也少去理他尤其好了。

吳敬恆 重慶聯合報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二章 對汪精衛的「舉一個例」進一解

久不聞汪精衛之蹤跡，自從駭聞報載會仲鳴先生被愛國僑民所槍殺，接連香港友人又寄來一詞一文，則汪氏之消極過乎其情，已步其頹而解體之矣；文則會先生死後所發，大旨乃恐一朝淪焉，

黨漢奸之名，不諱其主和之苦心，爲自己表白，並爲曾先生鳴冤。嗚乎，汪氏之處境，狼狽亦甚矣。但願而今而後，汪氏始終能有豔電函葬失檢之大謬，決不終演賣國求榮的一幕，則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汪氏華貴之歷史，即不至終投囹圄，並亦可以大慰友人曾先生於地下。但汪氏之文，一張於南華日報，中外之消息，即紛如而出，高宗武等之如何如何，東京歡迎，河內密商，又如何如何。我今不得不讓一步論，此或皆爲新「豕頭腦」之過做，然要人之輕發言論，幾亦如豔電之徒惹是非矣。

回溯汪氏去冬猝然南行，當豔電之未發，我個人即墜入五里霧中，莫名其妙。汪精衛者，總理原始之信徒，黨內之副總裁，應與黨部同其存亡，不啻暴敵方圍狂炸重慶，氏乃臨陣脫逃，自避于安全之地。若欲令我當時料其或有異圖，我何敢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但簡單以爲辛苦太甚，欲求小休，似猶不類，故念其夫人陳璧君爲女中之豪傑，頭腦更似高明，因發一快函，寄於河內，其文如左：

「璧君先生賜鑒：精衛先生近頃聞在重慶，見其每週主會者以十數，訓話者又十數，外此焦勞電牘，款應儉客，幾日夜無休，吾料其將病，今果病矣。病而小休，俟短時康復，再應艱大，乃衆所望也。惟要人舉動，易爲敵奸興謠詠，此時備邊抗戰之初期，以弱敵強，集中主力，待其消耗深入以殲之。此舉國共同之信念，即彼利「速戰速決」，我利「長期抵抗」，已命四百五十兆人而定之國策，故前年離京之夜，預定引之山鄉。先生與精衛先生，合全體出席最高會議者厥主張，我受鉅大之損失，方使彼成泥腳。渴欲緩和，整旅再來，此如大相撲之力竭聲嘶時，太極拳方欲加以煞手，乃反其縱休息，豈非有岳忠武十三金牌之痛，將令全球譁笑，萬世唾罵。自古無不亡之國，亦無不死之人，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人爲被誘而死，國爲被誘而亡，均爲民族之恥。先生佐精衛先生嬰擊雷濫於北平三十年來，先生梁孟，如斗星之朗曜，爲通國所仰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人皆信元老之顏面，更華貴於少年之頭也。精衛先生病中不知外事，望先生速爲清此污障，使天際永現真人，知先生必早爲之矣。竊附知末，

致發一言，並望精衛先生早日康復。弟吳敬恆頓首。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知此信到河內，汪氏早寄豔電於香港，而尤可異者，二十六日紀念週，蔣委員長已在此間將近衛二十二日所發之謬論，詳細痛駁，中外登載，汪氏豈有不知，何以於二十九日又公布其豔電？除却欲投機暴敵，搖動人心，復有何種解說？宜乎舉國忿怒，全黨痛恨。我爲之着急曰：汪氏自討苦吃矣。即以小問題而論，溫生財烈士，恐今日國門之外，更多其人。果也，林柏生遭擊於前，曾仲鳴先生被戕於後。無謂之犧牲，皆一言一行之不慎召禍也。事後竭力補救，又來「舉一個例」。然而愈說愈糊塗，古人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不然乎？汪氏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始終不做漢奸，即人皆仰之。留待孝子慈孫，必爲之解曰：一言以爲不智而已，其心證明無他也。氏舉一個例，我當爲進一解。

(一)汪氏斷斷於主和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披露，只就洩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以洩漏秘密處刑更嚴。汪氏此番自己亦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漏了秘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內秘密，到如今敵人尚不敢借此宣傳，即陶大使亦未在外宣露一些。汪氏乃將個人主張之豔電，自認在重慶不能自由，然既離重慶而處自由之地，何以不密電中央，作爲個人提議，却先在港公布。故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來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當此抗戰緊急關頭，國家存亡呼吸之際，前方的官兵，全國的同胞，正在拼命抗敵，博得最後勝利時候，無論任何個人有意見，不向政府獻議，而即公開宣傳，這是國法與人情皆所不容的，何況你是當時的主席呢？故汪氏斷斷於主和不主和，是一味至善，忘了他公開反宣傳的罪惡。我敢說，你除了投機降敵，想做傀儡，及搖亂人心，想達亡國

目的，復有何種解說呢？

(二)就對和不和而論，汪氏是始終觀察謬誤。不是他披露的祕密外交談話上又有蔣先生洞若觀火的一段話嗎？就是「蔣委員長對德大使所表示，對日不敢相信，自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更可以不算數」。還有德大使所傳當時日本之條件，便已明明早有「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等之伸後腳話，悍然夾入。如果前年不是蔣委員長反提了兩個要求的條件，用嚴正的態度來應付這個提議，就是德大使的好意，縱然實現，也不過如張伯倫首相上人家的當，勸劉蘇台區，不到半年，便束手就縛，把全國奉獻罷了。汪氏不知飲了什麼麻醉藥酒，此番「舉一個例」上，會說出「德大使所述日本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難道即指不要賠款，不要割地，取消租界等等，近衛欺騙鄉愚白癡的許多謊言嗎？就是不讀蔣先生的詳細的關謬，而小學生亦個個懂得，所謂「經濟合作」，就是中國的款都是他的款了，所謂「內地雜居」，全國成了租界，中國的地也是他的地了，何必再要你賠款，何必再要你割地？何必再要你租界？為什麼這樣「亡國條件」，就是小學生都懂得的，汪氏偏偏裝做不懂？捻着紅狗矢，當他火煤吹，只要叫我替汪氏辯護，說這個作用，不是利令智昏，有誰相信。所以香港朋友來信，又來告訴我，你所崇拜的女中豪傑汪夫人，我僥倖確在她「同志」裏面，聽她祕密訓話，她分析「我們不惜起個內亂，推倒他；和成了，就讓汪先生出來組織「中央」，國就不亡」。恐怕這種喪心病狂，夫唱婦隨，簡直是立直了做夢。汪氏又歷數「當近衛變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進行」。當時我見汪氏於廣州陷落後，若喪考妣，頓足號陶，我以為汪氏對敵國有此仇不報，難見祖宗之愷，那裏知他却是悔恨屈膝太遲。大人物之變化，真非我等下愚所能測。或彼深信蘇台區割後之捷克，必能「治久安，所以把彼亦與知之國策，我們中國不得已為要得到最後勝利，使南京至武漢許多要點，忍痛換得敵人

之罷廢，弄得他急於講和，而想我們與他停戰休息。我們前方官兵，全國同胞，正在死裏求生，實現長期抗戰一貫的政策，剛達到轉機的時候，不料汪氏健忘了，他反以爲敵人佔領我們城市愈多，殘殺我們同胞愈力，而我們就要降敵人愈快，接受條件亦該更奇。你作此狂語，是不是爲敵人張目，還是代敵人向本國討價呢？你這樣的怕兇怕敵的心理，難怪你怕敵人來重慶轟炸，就要飛到國外河內，安全地帶，急急忙忙的來響應敵國首相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亡國條件」了。你竟將我們拼了全民族生命的重價，買得敵人罷廢的時候，乃他反要送上去與敵人求和，讓他休息透氣，等到停戰之後，敵人休息半年，使得我們人心渙散，兵力懈怠的時候，他再來掃蕩我們西南，豈不十倍容易於今日？如此半年之後，豈不是整個中國變成了據克，你就是組織了「中央」，豈不是亦做了捷克亡國總統哈柴嗎？此亦小學生都懂得的，汪氏夫婦又裝做不懂。若要叫人解說其理由，無非是羨慕溥儀殷汝耕哈柴等等，雖是掛名傀儡，却是三等奴隸。東三省之有志氣人民，寧可要今流離南北，知保護國之順民，較亡國奴還難做，是則汪氏夫婦，欲動香港工商各界以及青年學生諸同胞投降，我相信我們香港同胞們甯在香港賣火柴，決不願跟了汪氏去南京做順民。因爲他祇要一遇到東三省及淪陷區域逃出之同胞，略講「鞠躬」「耳光」之小風味，即不能不盼望乘敵人罷廢，打到最後來求死裏之逃生了。

(三)汪氏「一例」中有三問，其前兩問，用以上的解說作答，也已經夠了。其第三問是這樣問的：「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不料汪氏這種種種等聰明之人，會發此種癡愚的疑問。我未正答你之先，先來問你：何以一樣的吳稚暉，始終想尊敬你，重視你的，當十六年四月初一二三，與李石曾先生等日夜懇求你慎重，你四號忽與當時共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共發宣言，我就不客氣的狂罵你。後來你畢竟自覺錯誤，至今你豈以爲大誤。大誤不大誤，或者還是你的神經過敏，至於當時的錯誤，你的自覺，實是不錯的，所以

我又敬你如初。到那年十二月，你又忽生奇想，我又與李石曾張溥泉諸先生勸你慎重，張先生且向你跪求，你又不聽。等到十二日廣州燒殺，我就不得不又罵你，你是聲淚俱下的出國去了。後來你又覺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幡然又以黨國為重來歸了。我就敬你以至於今。不料你真是共產黨所批評的「妓女政客」和「搖動分子」，又來個豔電，自然我們那真能翰費爾你這乞降的主張呢？張先生甚至追悔，不應在南京中央黨部前，冒險抱住刺棒，救一無聊之人。把以上的歷史答復你，從前人家與你相同，及現在人家又不與你相同，都是自然的。你若真去做了傀儡，恐怕你的有出息的兒女，也要不認得你這老漢奸伴父母了罷。所以你的機要祕書最相信的心腹同志，因為他的良心主張，竟要把你的祕書洩漏了，我們真為會仲鳴同志可惜，因為我們缺少了一個真正的為公而不為私的忠實同志了。我再來正答你，你用無賴口吻，催眠技術，誣人說過「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誰說主戰不應再主和？誰說和戰非國家大計？但是汪精衛，要知道你之所謂和者，是你承認近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條件之下來求和的，你豈不知道這「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滿支協一體」嗎？豈不就是「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嗎？這個條件，還不是「亡國條件」嗎？你這樣主和，豈不是投降嗎？還能說得上是講和嗎？這樣的投降，還能說得上是國家大計嗎？這樣的講和，豈不是賣國嗎？你這樣投降，這樣賣國的主張，還能怪人家與你主張不同嗎？這種是非利害，和戰存亡的道理，就是小學生亦能明辨，你這樣聰明的人，難道真不知道，還在那裏辨別和不同，曉曉說癡人之夢，不是另有作用而何？說到正文，你要懂得，你若是善意謀國，用正當手續，如國防最高會議之類，祕密貢獻和戰問題，人家自然陪着你討論，發覺不當，亦可否決，如南京議和之不再提及是也。倘使你出豔電，你親在黨部交各人討論，各人亦至多勸你勿作癡夢，否決而罷，你却公然出行，公然公布，為惡意的宣傳，你已經犯了死刑，且希圖進入漢奸。人家附白人，忠愛己國，誰肯贊同你的逆謀呢？你疑問何以「又會主張不同」，不是

變通嗎？以上我的進一解，也算費言不煩了，但我望汪氏隨處勸導，還有幾個小問題，也要忠告。

(甲)有人說汪氏此次發表這「舉一個例」，有兩個企圖：一是我們朋友那天聽汪夫人對「同志」訓詞，她說：「我們要達到目的，先要造成能和平和戰問題公開討論，至少要使和平的問題與戰的問題能同樣讓大家自由討論，現在時候已經到了」。因此，汪氏便放第一響大砲，想引起贊成呀，駁辯呀，鬧得一塌糊塗，企圖搖動人心，破壞抗戰，可使敵人哈哈稱快。但汪氏夫婦，竟敢犯這種賣國大罪，不但人格完全喪盡，且必惹起無邊眾憤。我以為你如此宣傳，除了你的同行王、梁之類外，那裏還有中國人相信你這些賣國降敵的宣傳，被你搖動呢？不過你宣告你自己人格破產而已。至于對牛彈琴的駁辯，我知道都不願意聽的來淘毛腳。我是叨在知末，應作最後一次的貢獻。汪先生，我以為你是相信了敵人，而不相信朋友，你以為敵國不承認國民政府作對手是真的；你所以相信敵人只要你汪某來作他個講和的對手，更真了。所以你到如今表面上還說是只勸日本與國民政府講和，你可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這些客氣話，試問你如不通敵，你有甚麼資格，能說你可以勸敵國與本國政府講和呢？我相信你到如今還是做這個夢，沒有醒轉來，還是以為敵人只認你為對手的話是真的，而不是騙你的，所以你還是從容大方，很客氣，很謙讓的要勸敵國與國民政府作對手。但是你自己一問你的內容，你胡蘆裏面所賣的究竟是什麼藥哩？老實勿客氣說，我來拆穿你的西洋鏡罷，你這個內容，就是到了相當時候，你就不客氣的出來說，現在國家已經被你們這班不負責任沒有誠意毫無見識的奴才弄糟了，你們應該趕緊滾開，讓我來幹罷。一方面你又來裝作悲天憫人的話出來說：「日本對不要國民政府出來作對手，而國民政府也不好意思來求日本講和，那最後只有我汪精衛萬不得已而出來救國，來做日本的對手」。在近衛的所謂「東亞新秩序」之下，「二衛」先注共同的來完成日「滿」東的「協同體」的大業。你夫妻的計劃，豈不是這樣嗎？這我的朋友不是瞎說他，更不是我來開玩笑。你九日聲明對大公報五日所載你通敵賣國為成

作便引誘入室的消息，還要自辯，不肯承認；但我所得的證據，比大公報所載還要詳確。如果打聽官司來，我還要到堂上拿真憑實據來證明的。到那時，你總沒有話可說了罷。二是宣露國防會議的紀錄；要使香港等處汪派造一種謠言，說是「汪家豔電，與政府是唱雙簧」，有着證據。但現在紀錄披露，剛使人知道南京會議，與汪家豔電，並無絲毫因果。但見汪氏自己是一個和戰不定，背寒追燬的人物罷了。且以雙簧論，汪氏歪戴了小帽，面心裏塗着白粉，在台前演手舞腳，近衛在他屁股後頭，大唱「新秩序」。汪氏的手腳，應絃合節，不啻若自其口出。突然揆了蔣先生在他背後，痛駁「新秩序」。汪氏就在台前呆若木鷄，手足都僵着不動。這可以叫看雙簧的小弟弟判斷，汪氏與誰演的雙簧。小弟弟必大譁曰，我在告白看見的，叫做「二衛雙簧」。中日合演，這是小問題，我勸汪氏大人，不必注意，若犯了洩露秘密文件的大罪，來牽扯成一句趣談，更不值得。

(乙) 瀰露自身職務地位上所管則秘密文件，已經夠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隨意添改偽造，適於己意，尤不是要想領袖羣衆者所應做。例如汪氏文上所引，德大使又見王部長，「據稱，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這是記錄所無，而你代爲敵人來掩飾敵人要德國政府來講和的地步，免惹敵國的怨恨。又對於排日問題，「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記錄亦無。又唐子謙曰徐次辰願屬三等談話，記錄亦無之。又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時機，歐戰時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謀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維爾賽條約簽訂時候，任人提出條件，不能不接受。……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記錄又一字沒有。這是更應該爲德國陶大使聲明的，免得陶大使在德國受他政府的譴責，喪失我們中國外交信用。諸如此類之小竄改尚多，雖皆無關宏旨，祇是適於和議之足可歎也。然以中樞要人，而能如此自由偽造，即使真是一不小心，判令習者，

去充傀儡，你這樣不忠於職務，豈不是小鬼見了你就害怕，所以不曉得你命嗎？你要小心，我想到相當時間，一定會給你一個股汝新式的下場。況且現在你夫婦想糾合「同志」，釀成小亂，亦何以管束其部下，無非以僑相市而已。蘇錫文即爲此僑兵所圖，伏望汪氏保重。

(丙)汪氏自吹「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又云「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愧於一時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嗎？」汪氏居然像煞有介事，革命青年、黨魁、雄辯家、詩人、漢奸，搖身一變，又變爲老教士。又你的女中豪傑陳夫人，她近來也常常嗟嘆，戰爭中人民如何痛苦，忘了幫助你在漢口北平鏖戰，儼然一位積世老婆婆。可惜你們夫婦，暗中又在那裏慫恿「同志」，不值小亂，準備組織「中央」，希圖竊取政權，作爲你向敵人進身之費。這人家可就不能不看透你們的假面具，知道你們貓兒哭老鼠，其實可笑。還是勸你們齊集引刀成快的少年頭，始終老實爲好。

(丁)但汪氏最不相信的，就是老實。他是志氣要達到無上的高昂，差不多宇宙如有上帝，他還想蓋上帝而上。其實他無論如何能學孫悟空的善變，終變不了那條尾巴。人家看了，祇是一位畜生。他的尾巴，到底是什麼呢？是條綠少年（不老的），是不懂邏輯爲何物的雄辯家，是尋章摘句的書生，是也愛發個臭錢的凡夫，從前我稱他爲君子，乃是我上了人家的當。什麼黨魁漢奸，都是他過渡暫居的頭銜，終要被人一腳踢開，提了尾巴再變，從極左變到極右，從極高變到極低，從極香變到極臭，他都無所謂。他自己以爲「看透了」，馬上變。他看透了革命的向左邊來便覺至少要與列雷、托羅斯基三位一體，史大林決不是他的對手。他又看透了東亞百年大計，至少希特勒、墨索里尼少壯軍人，都要受他的支配。人家說汪精衛早已加入某某集團，他做硬牌漢奸，決不條秦檜、李完用那末簡單，所以西湖上秦檜王氏的夫婦，用白鐵鑄成，對於他們夫婦至少要準備鴿眼，才辨他們的分量。不知世事如何，且看變

成了再說。我今感憤的，他既不知道「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難道別人也就見不到？人家答復你，也不過說主戰也不會分裂罷了。誰在那裏借抗戰統一呢？你反對什麼呢？你提出那個反對字樣，不過存心要煽動你的「同志」，替敵人起一個小亂罷了。此時你要在國內煽起小亂，這個煽身的變化，你還吃得嗎？不用錫鑼，候着孝敬你們的青年後，還用什麼呢？「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乃是一句共同說順口的新名詞，沒有那個造了這個名詞而抗戰。問起這個名詞的內容，就是說：除了極少數貪婪的漢奸，中國全體人民，都是愛國份子。我也舉一個例，你所主持過聯軍政會，就是各黨各派的代表，因抗戰而統一聯合，大家想到從前分裂的削弱國力，所以一合就不會再分，所以你也能相信「主和也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分裂」。統一裏面又來了共產黨的假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也共同抗戰。你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你又說共產黨能「表面化」，但直到如今，却止見你公開乞降，尙不會見共產黨的公開搗亂，共產黨能表面化，你却連表面也不化。你就是要宣傳你個人和議，煽動內亂，設計賣國，供給敵人的利益，滿足個人的私慾。古人說：「人聚己以進，與其深也，不與其退也」。我們只曉得他們是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同來抗戰的中國人，如是而已。共產黨所要第一打倒的英吉利，尙可因民主集團而英蘇合作，中國把主張民治，服從了三民主義的國人，乃反歧視，如何而可？你既一生鼓吹民主，居然看透了反民主集團的行動，又想馬上跳槽。你提到共產不共產，無非想塗說中國贊成共產，應為以防共做幌子的侵略國所「膺懲」罷了。你說「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這話就是將你自己的計劃明白宣布了，就是盼望不得共產黨搗亂，所以你先來做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勾當，如果共產黨中了你的計，來搗亂，你的機會就到了。是什麼？就是你可以借求外援的名義，來借日本兵平內亂了。你這種用心，不是明代的吳三桂、朝鮮的李完用嗎？你倒行逆施，一至於此，你還有絲毫天良嗎？你坐在中央黨

那，不是一天，誰不曉得，對共產朋友，苦口婆心，讓他們表面化得自然，我願建成三民主義的國家呢？你要公開了向敵人特別提，是何居心？你主張了實國的和議，還有本領使他們表面化，大家得他們的共同愛國，就無法使他們表面化。這好了，請你不要搞亂天性的摸著良心，少看透點，老實做你的頭能引刀成快的少年。我得罪了你，將來願受你的處罰。末了，我也奉還你「舉一個例」，就是你會記得你在民國二十三年做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時代，不是日本軍閥要求撤換察哈爾宋主席哲元嗎？你接到日本軍閥的要求條件，就不問那一個，也不問怎麼做，更不問宋主席究竟有什麼過錯，應該不應該撤換，你就拿你誠意的外交負責的精神，卓越超羣的見識，高明莫測的手段，趕快連夜地下令，即將宋主席撤換，你就對日本軍閥俯首貼耳，奉命維謹的遵辦了。不到二十四小時，把我們整個察哈爾主權奉交日本軍閥了，而日本軍閥竟不費一彈，不流滴血，和平的取得了察哈爾。你看這與上月哈柴總統奉送捷克國的情形，有什麼兩樣？計算時間，你的高明迅速的外交手段，奉送察哈爾比捷克的奉送，還要快得多。其他實例，也不知有幾多，我只舉這一個例，已足表示你高見卓識聰明智慧的外交天才，向敵人認負責任的喪權，很誠意的辱國了。汪先生，你對日本軍閥一樣的負責，這樣的誠意，日本軍閥那裏還肯舍得了你呢？中間四萬五千萬人中間，除了你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所以他們找到了王克敏梁鴻志二位還不夠，必要對你說是只有你可以做他們講和的對手。這是難怪他們的，因為他們並不是有意要來勾引你，或有意來害你，不過有利於他們自己，使他們容易滅亡中國罷了。而你實在也不是有意要來害日本，但是他們看你奉送察哈爾這樣的辦法，而且如此之快，就不能不使他們日本軍閥誠華的野心格外發揚，侮華的精神，也特別高漲，因此得寸進尺，使得他日本軍閥就其妙，忘其所以，連得他們自己傳統政策與最高軍路都不管了。一直到了蘆溝橋七七開戰，他們猶以為是中國人只有吃屎不之故，所以增派大兵入關，無法無天的佔據天津，佔領北平，還一重聲想我們國民政府像你在二十

三四十年來，政變時代一變，只要一用兵力威嚇利誘，就可以簽字屈服，垂手而得華北了。不止如此，還要費他們的心，派兵到上海，攻南京，直到佔領廣州武漢。汪先生，你知他們這是什麼？恐怕你還不明白罷！這就是要等測你出來代國民政府同他們做對手啊！但是他們到了武漢，你還不肯出來做他們對手，你豈真要他們打到西安南甯之後，你才肯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做對手嗎？如果他們到了西安南甯，傷亡了許多兵力，化費了好多軍費，弄到他們本年度六十萬萬作戰預算費用得精光，這時豈攻不下西安南甯，或攻下了，而你還不出來推倒國民政府，代國民政府來和他做對手，那你真是害了他們，真是對不起他們了。到這時，你的好友日本軍閥，一定要問你：「在你『舉一個例』中的『冀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的話，不是騙人嗎？」你到那時如恐不能答覆，我替你想想，祇要說：「我是中國人，我們打仗，兵不厭詐，我現在如此，你們是失敗了，可是這才夠得上是『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啊！」這樣復他，你不是成了一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嗎？如果真是這樣的結果，那我們將來的中日戰史上，中華民國得到了獨立自由領土主權行政完整的那一天，豈不是要拿你的第一功記載在第一頁上嗎？你還怕什麼有冤洗不清呢？我想你如要報國揚名，留芳百世，只有如此，這是我老同志為你代想時再好沒有的第一個方法。除此以外，就是條條是死路，請你珍重珍重，切不可走錯。如果弄到一朝失足千古恨的時候，那就追悔也莫及了，再會！

吳敬恆（中央日報四月十一日）

第三章 舉國共棄之汪精衛

一 國策與綱紀

——借說汪精衛——

中日此次戰爭，在日爲侵略，在我爲自衛。暴日發動侵略戰爭之目的，在吞滅整個中國，獨霸東亞及太平洋區域，進而征服全世界。中國從事於神聖自衛戰爭之目的，在維護民族之生存與獨立，並爲人類公理與國際信義而奮鬥，勢理甚明，早爲舉世所共喻。

暴日憑其優越之武器，利用國際既不安之局勢，暴戾驕橫，狼奔豕突，企圖一舉而滅亡我國。乃一年有半，敵人雖佔據我若干城市，而我抗戰之志愈堅，實力愈勁。戰事起後，我之犧牲與損失固甚慘痛，但敵人之焦急困難尤倍於我。我們祇要本着領袖的昭示：「全國軍民，共矢持久不屈之決心，執行全面攻擊之戰略，不餒不撓，努力奮鬥，則抗戰彌久，精力彌充，戰區愈廣，敵人愈分，縱不聞國際變化之如何，而敵人必以久戰疲竭而覆敗」。抗戰必勝之信念，必能貫徹而實現。

固然，暴日在佔據廣州武漢之後，因我抗戰之志彌堅，敵人之困難愈大，於是趨於軍事行動之外，出以威脅計誘的手段，由敵相發表口蜜腹劍的宣言，希圖迫我「屈膝」。敵政府的聲明，在表面上，爲「善鄰友好」，爲「共同防共」，爲「經濟提攜」，而骨子裏實爲「論中國爲附庸」，爲「獨霸東亞」，爲「抓住我經濟命脈」，達到其吞滅我整個國家之目的。

日本政府的這種陰謀毒計，即三尺童子也知其爲欺世之狡言；況近衛的謊語，未見得足以代表狂妄的日本少壯軍閥。不意具有革命歷史身居國民黨副總裁地位的汪精衛，竟受其甘言引誘，爲此背黨叛領。

袖護國旗之舉，事之痛心，莫過於此！

敵相近衛聲明之荒謬，我最高領袖立刻洞燭其奸，予以嚴詞駁斥，而全國言論也一致扶破敵寇的惡毒心腸，並擁護領袖，擁護政府，表示不屈不撓，抗戰到底的堅決意志。乃身居權要的汪精衛，竟於抗戰最緊急的關頭，逃避革命陣營，匿跡異地，公然響應敵人的狂妄聲明，違背國策，主張言和。我們看到汪的歸電之後，我們才知道汪精衛不但不明敵人的國策，就是我國自己的國策也沒有堅強的認識。

敵人爲什麼要侵略中國？敵人發動侵略戰爭，決不是近衛板垣等幾個軍閥政客的快速之圖，而是要想達到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一貫的國策。敵人的這個國策，不但被其屠戮與蹂躪業已十八個月來的中國人早已認識身受，就是全世界的人士也已瞭如指掌。而汪精衛竟說：「日本政府已鄭重開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這豈不是有意「曲意文飾，助其欺蒙」？日本政府果有尊重中國主權及行政獨立完整的誠意，爲什麼還要發動侵略戰爭？汪精衛欺人乎？欺己乎？

中國此次抗戰爲維護民族之生存與獨立，所以飽經艱苦，歷盡犧牲，在所不惜。我們毫無與敵爭雄鬪霸之意，但是我們「絕不容許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有絲毫之危害」，此爲吾人所以毅然抗戰之國策，決以不民族之生死爭取勝利。

此次汪精衛的行動，一方面是不明我敵國策，發此公然爲敵所利用之謬論；一方面擅離職守，將謬論廣播報章，背叛黨國綱紀。中央予以開除黨籍及撤職之處分，我們對中央這種嚴明果斷的處置，擊誠擁戴。

汪精衛是國民黨的黨員，且身任副總裁之職，對於國民黨的一貫主張，應有深切之體認，對於黨的紀綱，應知遵守。國民黨的一貫主張爲何？維護民族之生存與獨立之國策決不動搖。國民黨的紀綱爲何？必須服從黨的決定，服從領袖的指揮。在汪精衛的違法亂紀案發生以後，國人應該明白認識：國策

不能動搖，紀綱必須整肅。

一月五日

二 舉國共棄之汪精衛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

在五個月以前，當汪精衛擅離職守發布利敵謬論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就堅決主張「國策不能動搖，紀綱必須整肅」。因為一個國家的國策，是整個國家行動的指針，這個指針的移動，如果差之毫厘，便足以差之千里。兩個國家交戰，由戰到和，雖然是一個必然現象，但是在需要戰時，無論如何必需戰，在不能和時無論如何不能和；就是到了和時：如何和？何時可和？這種重要關頭的決定，直接有關係一個國家的榮辱存亡，萬萬不可以草率主張的。再以國策的決定來說，國家在戰爭的時期，祇有最高統帥對國家動靜都情形知道得最明瞭，對整個國家的安危知道得最清楚，在權限上事實上也有最高統帥才有決定國策的權力。從國民以至負國家局都責任的官吏雖可以表示關於國家大計的意見與主張，但是這種主張必須經由最高統帥的核定始可實行或發表。最高統帥沒有新的表示，則已定的國策，絕對不能動搖。汪精衛擅離職外後所發表的言論，顯然違背國策。並且把這種謬論騰布報章，為敵張目，顯然違反紀綱，所以我們竭誠擁護中央對汪的處分，主張「紀綱整肅須整肅」。

汪精衛擅離職外以後，我們不斷聽到他將有更進一步的倒行逆施的行為的傳說，筆者曾經在民意週刊上寫「關於汪精衛的前途」的短文，料定汪逆如再要繼續主和運動，險倒在日寇的懷裏做敵人的放氣筒之外，決不會再有其他的意義。而汪精衛的前途，將必做吳三桂洪承疇第二。從最近報上所發表以及其他方面所得到的消息，汪精衛果與敵往還，圖謀不軌，海內外民眾並已紛紛呈請中央伸張國法，嚴厲懲處！汪逆不惜甘附漢奸之列，為舉國人民所共棄。汪精衛已經成爲「國人皆曰可殺」的漢奸了。

這種民族的敗類，將身受國法的制裁，自然是他罪有應得。而我們言論界一致加以誣伐的時候，筆者對國人提醒的一點，就是汪逆之所以有今日的結果，就是因為他缺乏「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加以擴張權利地位慾望的自私自利的企圖高於一切，所以不惜從發布謬論一直到誣敵入做傀儡，終爲舉國國民所共棄。

當汪逆發表豔電的時候，表面上還裝做爲國家利益而發憤他的荒謬主張。所以當時也就有許多人盼望他能懺悔覺悟，或幡然改圖，或悄然隱匿。中央並經採取極寬大的處置，留其餘地。誰知汪逆根本就沒有國家民族的信念，經過五個月的圖謀，從表面的主和，到公開的降敵，要求敵人進攻我們的城池，要求敵機轟炸我們的都會。因爲他不明白國家民族之利益高於一切，因爲他不肯在國家民族之前，犧牲其私見私心，私利私益，所以會不知羞恥，降敵人來滅亡自己國家，爲虎作倀，助敵人來屠戮自己的民衆。竟敢圖爲祖國，認敵人爲父兄。這是汪逆之所以喪盡其人格，成爲亂臣賊子的大原因。

我們今天可以預料，汪逆是必然失敗的。他今日的靠山主人是敵寇，敵寇崩潰，輾轉自然是倒斃。但是汪逆或許比他的主人的失敗還要快。因爲汪逆之投靠他的主人，完全是腹空買空，他還不如王克敏等漢奸有官做、土囊、勞神、流氓、地痞一羣醜類做哩。汪逆的行徑，連官僚士劣都不願爲他捧場。等他的主人發見他買空買空的伎倆以後，必將先他的主人的崩潰而倒斃。這個結果或許我們不久就會看見的。

六月一日宣蒙聖（民意五十六期及七十七期）

第四章 汪精衛與寒暑表

汪精衛是什麼？汪精衛近來的行動又是怎樣？輿論界已經替他確立了很多名詞和批評。吳稚暉先生對於汪精衛之爲人，便指出他好變而不會變。吳先生說：「其實他無論如何能學孫悟空的善變，終變不了

那條尾巴，人家看了，祇是一位畜生，他的尾巴到底是什麼呢？是像綠少年（不孝的），是不懂邏輯的何物的雄辯家，是尋章摘句的書生，也是愛幾個臭錢的凡夫，從前我稱他爲偽君子，乃是我上了人家的當，什麼黨魁，漢奸，都是他過渡暫居的頭銜，終要被人一腳踢開，提了尾巴再變」。（見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輕描淡寫，托出汪精衛整個的人生。共產黨對他則加上一個「妓女政客」和「動搖份子」的批評，倫敦每日業播報（五月十九日）史頓氏說：「他是歷史上最無忠信的人物」。汪精衛是什麼？這幾種批評都有了答解。至於汪氏最近的行動——發表靈電以後——又是怎樣？不用我們自己來說，頂好也看看客觀者的批評，就可以明白了。一月二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上說他是「一個人的遊行」，「他好像發起了一個大遊行一樣，但這個行列，僅有他一人參加」，「他誤解了時代的真象，不知道他的美夢並無實現之可能」，「而且可以斷言他的主張除了日本人及漢奸以外，決不會獲得任何人的同情」。該報四月五日社論上又說：「汪精衛已經死了，可惜他還不肯躺下去」。汪精衛目前漢奸行動的價值及其將來，這幾種批評算是極爲真切。汪精衛的靈魂雖已從日本軍閥掘去了，但實際上，內不足以影響我們的抗戰，外不足以動搖國際對我的信仰，所以關於他的爲人與行動，本無深究之價值，不過他一生寒暑表式的政治生活，的確可以作爲我們的測量器，供給我們對政治環境作正確的認識，抗戰前途作更深刻的瞭解，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念。

誰都知道「寒暑表」是科學發達以後，人們利用牠以認識氣溫高低的一種工具。牠本身的功能，不能夠改變氣候，只能隨着氣候環境而變遷，人們因着牠的變遷，對氣候環境便能獲着正確的認識。汪精衛一生的政治生活，其變遷正是和寒暑表一樣，我們認識汪精衛即令不能如認識寒暑表一樣的簡單，但在精衛政治生活之時冷時熱，和寒暑表刻度之時高時低，恍惚是相同的。我並不是說汪精衛的思想行動和寒暑表一樣，能供給人們作標準，人們根據這標準以立政治觀點的準則；而是說汪精衛每次政治的轉

的正確認識，本來是很可惜的，不過汪精衛高舉來做這種工具——察務表，人們當然可以儘量的來利用他。

汪精衛在他一生革命歷史的過程中，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有非常多的轉變，小的如藉故出洋或暫時離開國民黨的行動，且不在他，其最顯著的兩次：一是由國民黨左傾於共產黨的轉變，一是反共降日作漢奸的轉變。他這兩次的轉變，其性質與意義雖不相同，然從極左變到極右的錯誤思想與行動，事實上便是一貫的。見到共產黨在中國勢力的高漲，便想來做一個中國的列賓，見到日本軍閥積極的侵略中國，以為中國大勢已去，便想來做一個明末的洪承疇。因有汪精衛前者的迷夢，才供給國人以正確的認識，才有國民黨清黨政策的決定，更才有中國統一局面的實現。因有汪精衛後者的行動，才供給國人對敵人奇謀陰謀以深刻的認識，才更增強了國人對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下面來分別說明吧！

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聯合以後，汪精衛始終即沒有跳出共產黨宰鹿利用的圈套。南漢分裂之時，共產黨護法軍，已有割處揚州的事實，汪精衛就相信共產黨某先生對第三國際的報告（十六年著），「中國共產黨民衆的力量，在廣東有二十萬的工人和一百八十萬的農民，在湖南有八百萬，在湖北有五百萬，在江西有三百萬的農民，在上海則有八十萬的工人，以及其他各省各種民衆力量」。汪精衛剛由外國回來，政治的野心仍然未死，認爲中國共產黨還有這大的勢力，當然想來利用一下，作一個列賓第二，遂與陳獨秀發表共同宣言，攜手並進，不意竟上了共產黨虛偽的唯民衆論的大當。後來汪精衛倒也覺悟了，想脫離共產黨的羈絆，但是仍然沒有跳出共產黨的圈套，被共產黨利用他來組織所謂「改組派」，企圖瓜分國民黨的力量。他在政治上徒然空口吶喊了好幾年，結果，既被棄於國民黨，復見惡於共產黨，他找不到出路，只好仍然歸於國民黨。汪精衛這次左傾於共的行動，不僅沒有損節於國民黨，反增進了國民

對於國民黨政策的信賴，共產黨在當時曾一度表示同情。汪精衛這番寒暑表表明正確的認識了。國民黨之清黨反共，如果沒有經過汪精衛這一度政治表演，還不能完全顯出共產黨的眞面目，還不能促使國民黨同志更澈底急切的覺悟，要有汪精衛這個寒暑表的測驗，才實現了國民黨決心清共剿赤的政策，也才有抗戰以前的中國統一局面。

汪精衛回到國民黨以後，近年工作也很努力，民衆對他已漸漸轉變有好的印象和很大的期望；不料他好變成性，在此抗戰緊張之際，又來一個豔電，附和敵人近衛的聲明，爲虎作倀，妄倡和平。我先不說他的和平主張在主觀上客觀上的意義是怎樣，先要研究這位黨紀先生——汪精衛，處處是講黨紀講法律的，何以會有不法的行動。十七年他答林伯生的書中便說：「向中央提議，通過之後，方纔實行，我這樣做法，或者有人以爲遲慢，以爲容易誤事，但我總以爲應該如此」。汪精衛以爲黨國的重要政策，是一定要經過開會提議、通過、實行是應有的法定程序。「抗戰」與「講和」是國家何等的大計，抗戰是經過法定程序決定的，「講和」難道可以不經過法定程序來決定嗎？汪精衛明知之而故犯之，其非別有用心而何？他本身更不經過黨國的許可，擅離職守，洩露國防秘密，勾結敵人，妄倡和平，破壞抗戰建國的最高國策，實爲戰時紀綱之所不許，國民心理之所不容。固有汪精衛這種違法舉動，才促使國民黨嚴申戰時紀綱的作用，予以精衛以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的處分及下令通緝，這個意義，對於汪精衛固小，而對於全民族則大，使全國國民咸認識戰時紀綱之絕對不能破壞，抗戰建國的國策之決不容有動搖。

就「和」與「不和」的本身來論。中國人是傳統的愛好和平的，但是中日戰爭發生之後，再講和平，有一個不可動搖的條件，就是要在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下才能有談判，違背了這個原則，便是屈辱的和平，亡國的和平，即令我能暫時委曲求全，求苟安一時之和平，也不過是割讓蘇台區故事的再演。本乎此義，亦即我抗戰到底之策所由而定兩年來抗戰的教訓，雙方誰不能互有損傷，而敵人消耗之大，

準備之策，皆已數倍於我，其政治經濟的機構，日趨於腐爛，對於戰事殆有欲罷不能之勢，雖其表面仍不放棄其侵略政策，然其要求和平之心理，則又十百倍於我，初則挽求德意出面調停，再則自動呼籲和平，三則收買汪精衛於我國內鼓動和平，因汪精衛之叛國及忽為敵人達到和平的目的，使我國民由正面則更認識了敵人的弱點，由反面則認識了抗戰必勝之更有把握。

近衛的和平條件，在沒有經過汪精衛演繹曲解以前，我一部份國民或就與汪氏同一心理，以為不賠款，不割地，不娶租界，已突破國際交涉之前例，我又何樂而不可為？「經濟合作」，不過是中日合股開發各種企業，「內地雜居」，不過和以前外人僑居中國是一樣，「建立東亞新秩序」，不過是希望中日共存共榮而已。如此不能明辨是非，曲解近衛聲明的人，相信以前必不僅汪氏一人；但經過汪精衛這次穿插以後，而敵之陰謀則愈顯明，國民便充分認識了，所謂「經濟合作」，就是敵人掌握中國經濟的命脈；所謂「內地雜居」，就是全國皆敵人的租界，敵人掌握政治的權衡；所謂「共同反共」，就是中國去作日蘇戰爭的先鋒。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敵人統治「華滿日協同體」，也就是日本變相「吞中國的手段。如此的條件，祇是投降，並不是講和，祇是亡國，還有什麼如汪氏所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

很明顯的，汪精衛這個寒暑表，是受了敵方人造氣壓的驅使，不能受着自然氣候的支配。敵人把他放到暖室裏，他可升到沸點，敵人把他放到冰箱裏，他可降到冰點，一沸一冰，弄得汪精衛頭腦發冷。今日可利用他作傀儡來組織偽政府，明日可以驅使他作清掃夫來掃除抗日的英雄，到了不用他的時候，便送他進墳墓裏去，想做洪承疇已不可能，想做捷克的哈柴，更是一個幻夢，想髮提着尾巴再變，狐狸現了原身，什麼辦法都沒有了。所以汪精衛的轉變，現在看來，實是中華民族的幸福。中華民族利用了汪精衛這個寒暑表，增加了不少的正確的認識，國民以前或有的懷疑，現在都解答了，國民以前或

有的動員，現任都鎮定了，以前對抗戰必勝百分之九十的信念，現在獲得百分之百的保障了，這便不能不歸功於汪精衛這個寒暑表的惠賜！

王覺淵（民意七十八期）

第五章 斥汪精衛

讀過汪氏精奇日通電，我覺得這對於國家民族倒是好現象，因為這證明兩件事：第一、主和派的主張原來如此，可見其別有心肝，老早和全黨同志領導政府的意見與國策完全相反，即簡直成爲「善隣友邦」之「傳音機」了，以前閃閃縮縮的說些什麼「我的意見」之屬，就可見全是欺人之談，若無一點「老實話」，而只是他一個人的意見，現在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二、不管他有多大本領，能在抗戰十八個月以來躲在我國抗戰中禍進行種種活動，不斷在深思遠慮，他那一套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然而政府毫不爲動搖，迫至他無所施其技，而終於悄然出走，可見我政府抗戰決心堅強，全國軍民團結一致，與年來抗戰中各方面偉大之進步。從此陣線分明，亡國之德意路線投降論者失其憑藉，我國抗戰前途自更光芒萬丈，全國同胞由是更可了然於心，敵友之界限既明，抗戰之信念愈堅，自必百折不屈而戰鬥到最後勝利，此香凝所以距離三百，願馨香爲民族前途祝福者也。

然而爲着三十餘年曾共患難的友情，爲忠實於先總理臨終時大家所說的話，我很希望這通電是作坐榻幾時北風吹昏了頭，或是肝裏的瓜子蟲爬進了心坎的胡甲胡塗，而不是說志清楚確經「熱慮」的老實話，因爲這太不像中國人講的話了，總理遺囑還是汪氏親筆所紀錄的，事過十餘年，言猶在耳，如今汪氏竟視顧事敵，不知何以對總理及殉國諸烈士，及數十萬抗戰之軍士與被殘殺的同胞，倘我一片婆心假定他是病得發狂的是真話，那麼汪氏應該立即重登聲明，取消一切以前所胡說不入耳之輩，重

同四川閉門思過，以圖國人，並求祖宗之寬諒，否則，汪先生自己還講過哩，以帝國主義走狗不是「反共產」三個字所能掩飾得過去的哩……。

其實汪氏通電，其所提議各點，措詞恍惚，均只從如何執行「日本政府所提議者」出發，將近術聲明響應一番，不特民族氣味全無，連做人的良心都已喪盡，原不必一一斥駁。但爲退一萬步想，且來看看其綱領如何，其要點如下：一、承認日本人在中國內地到處「自由」，即不能有任何行政法律上限制「居住」（收買土地），「營業」（搜取我國資源）之權，換一句話，即準備給此「膏那友邦」水銀瀉地般侵入所有中國領土，這樣一來，日本自不必再有租界領事，「橫直不是全中國都已成殖民區域」。二、共同防共，即將全中國的行政警察之權交給日本，這真要明白，德國意大利兩國俱是強盜之邦，各人俱有槍砲，是以「共同防共」實無法干預對方內政，可是中國老早是半殖民地，像你這樣眼顧求和，焉有「不干內政」之理，想中國內政軍事行政拱手送人，也不是這等說法的呀，這裏我完全同意蔣先生說的話，所謂「防共」就是滅華，實在再沒有其他解釋。共同防共，實際上是請人滅華而已。三、所謂經濟提攜，那就算是「談也談不上」，連英美的「門戶開放」都打得粉碎的現在，還許你們這些半殖民地奴才去「提攜」！關於撤兵問題，請問你有何辦法？除了用長期抗戰來驅逐敵人出境之外，什麼叫做「在防共協定期限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並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你簽定淞滬協定，塘沽協定，還以爲未足，再想將華北五省無條件給人，一帆風順併入「滿洲國」版圖，如何去限定「至多」，倘若人家不將你「解限」做限的時候怎辦？難道「日本政府提議者」你就非執行不可，而中國人民提議的意見對於閣下就如此不值一笑嗎？嗚呼，六年前曾聞人稱你在南京大發議論，「細細想來幾槍算不得漢奸」，想不到今天真正步了姓蔣的後塵。

然而我發寒心的，倒不是這些荒唐之談，凡是有良心有血氣的黃帝子孫，這些鬼話都是聽不入耳

的，我認爲是危險的。這是通篇文章中透露出很利害的陰謀，要大家嚴密注意；這是什麼？就是第一、文章中故意曲以政府中人自居，且故意不用反中央政府字句，其實精神處處由倒中央倒政府出發；想給一些不明不白的同胞以爲「不知這倒建議政府會怎樣處置」的懷疑，這樣「建議」的形式，實比普通的「造反檄文」還更毒辣。第二、頗懂得抓住挑撥國共兩黨情感的方法，並將這一手拿來給兩黨中情感素不甚融洽的這些份子做買賣。想在業已不成問題之地方行政軍隊間鬧上挑撥出彌天大禍之後，便好來給「普隣友邦」鬧出漁人得利的門徑。第三、到現在這拚命曲三民主義；故意將三民主義污壞得一塌糊塗，來動搖國民大眾對三民主義的信念，好讓「友邦」王道主義「收拾人心，豈不聞兵法以「攻心爲上」，因此，我謹奉勸各界各黨朋友同志，萬不要被這些謬論迷惑。我們要加強對政府的信賴，加緊相互的團結，並加強對建立三民主義中國的信念，要做到他們想我們做的事，我們偏不去做，他們不想我們做的事，我們偏要加緊實行，並努力的去做。

今天陣線已非常明顯，然而我有幾句話奉勸留在西南港澳的一些老友——尤其是我年紀大約相等的老同志，我聽說汪氏及其「普隣友邦」，正在紛紛遣派一羣，□□□□□□□□□□，佈置其出賣人格的陰謀，這些人賣膏藥的本錢，我是依稀可以想像得到的這不是那老套，但爲奉勸世人起見，我特有以下提議，願與各同志共勉之：

第一、國難到如此關頭，應該將過去的成見，一切剷除，尤其對 蔣中正同志的個人恩怨關係要放開一邊，他今天是在抗戰，是站在火線上，單此一點，吾人即應全力擁護之，這一步絕不要走錯，尤其不要上他們「反蔣大聯合」的老當，變了漢奸。

第二、大家共同簽名，即請我黨立即除他黨籍，免得他招搖上南京去代表什麼什麼與敵人講話，大家再不要認他爲什麼「副總裁」了。同時要自己廉潔，節省國幣，保持晚節。

奉勸同胞，切莫垂頭喪氣，陣線更加分明，這是好現象，今後大家再不應有任何懷疑，而應萬眾一心向勝利的坦途邁進。

何香凝（成都新新聞旬刊十九期）

第六章 袁四賣與汪四變

我嘗說辛亥革命以遠，軍閥禍亂股割，民生憔悴萬狀，推原禍首，袁世凱應負其責。國民革命以旋，黨員意見紛歧，黨統離合無常，內之影響政治建力不集中，外之引起帝國主義乘機侵略，追究罪魁，汪精衛實尸其咎。這兩人言身分，雖有非黨員與黨員之分，有槍武夫與無行文人之別；言性質，雖一像虎豹噬人，其惡為陽，一像狐媚蠱人，其奸為陰；然其危害民國，摧殘國民黨，實後先輝映，故拉袁四賣來陪襯汪四變，是貽臭中國近百年史中無獨有偶的兩大怪物。

考袁世凱，跋扈飛揚，猜忌忍為，自小姑練兵以後，造成了北洋軍閥系統，平生追隨榮祿，俯仰官聞，進退百官，內締軍機軍符，外充封疆大吏，以故出將入弼，卯兔爪牙，勢力日見膨脹，自命不可一世。為欲遂其英雄主義的野心起見，則又不惜賣友固寵，賣國辱尊。試看戊戌變政，康梁組織保皇黨以推翻慈禧來擁護光緒，那知袁氏密告榮祿，於是慈禧棍擊光緒，大興黨獄，除譚嗣同唐才常死於非命外，康梁僅以身免，潛逃海外，觀其出國歌有曰：「濟艱乏才夸，儒冠雍雍，倭頭未斬夸，挾劍無功，君恩國難兩未報，死於賊手，母乃死非英雄，掉頭不顧吾其東」。此中死於賊手之「賊」，即指袁氏告密而言。這是袁世凱一賣賣康梁的本事。

辛亥反正，袁氏起自天牢，統領軍兵，南下與革軍鏖戰。陽夏之役，漢鎮焦土，黎宋聊退守洪山，得湘軍援，乃袁氏退避三舍，按兵不進，陽言革軍如何厲害，湘滬粵又繼起響應，藉此要挾清廷，本

之風，何物壞壞將民國元首之位。以戴罪立功之軀，演擁兵逼宮之劇，鵝蚌放棄相持，漁翁乘機得利。這是袁世凱二賣賣海濱的本事。

同時，滿清推倒，共和實現，國民黨員便以爲結束了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任務。甚至有人大倡「革命軍起，革命黨銷」，而黨員的「革命心散」。又有人把革命同盟會改作「同盟會」，拋掉革命性和主義的一黨政治勢力集團爲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一個不關重要的農商總長政權，而黨員的作官慾發。老奸巨猾的袁氏，看破了一部份黨人祇有空洞的軀殼，沒有堅實的靈魂，於是以前誘威逼，負黨務重責及負軍事重責的少數黨人；有的急欲與官僚妥協而圖政治活動，有的鑒於新軍不可用，難保張勳不南下；衆之袁氏利用政治上的優越勢力，力主新都不南遷，國會須北上，中山先生處於這種內外夾攻的環境，爲息爭休戰，徐圖再舉革命計，祇得暫時解職，將總統交與袁氏宣誓就職。可惡的袁氏，不僅不遵誓履行民國所賦與之任務，反不旋踵而慘殺宋案發生，不旋踵而國民黨被武裝解散。故觀於辛亥革命的假成功和癸丑革命的真失敗，國民黨所受的重大損失，就是不特而悉居民國首長的袁世凱，反利用其墾取政策，遇到半生革命，首創共和的孫黃兩先生，反退處於無權，致造成十餘年國內分崩離析的慘劇，還須再來一次的國民革命，始將北洋軍閥餘孽消滅。這是袁世凱三賣賣孫黃的本事。

迫民四服戰方酣，列強不暇東顧，袁氏以叛國的手段，發帝王的新夢想，日本知其隱衷，便遣駐京公使日登益之而交要求條款二十一條於袁世凱曰：「我日本政府及國民，皆以爲大總統向來排日，今將以此崩。大總統對於日本之誠意；如能有以慰日本之望，日本盼望大總統之高陞」。袁氏聞之，始而愕然，繼而決然，奮制之念，由此發決，遂不顧國家民族，一經簽字承認，無異賣出了九省河山。本來按

懸殊款便略利益所及之範圍，詎有七省，因湘贛附帶於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一條關係之列，亦據湖北之資而出資了。這是袁世凱西賣賣民國的本事。

袁氏西賣完畢之日，就是自敲喪鐘之時，今以袁氏西賣的野心軍閥來比擬汪氏西賣的野心政客，不僅袁氏以變幻無常之身，慣作叛黨禍國之輩，信譽掃地，一籌難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歷史已註定了他的命運，行兇優孟之場，未幾槎焉舞，而荒丘之塚，已宿草離離了！考汪逆兆銘自身隸同盟會以來，受 中山先生面命耳提，爲革命事業，東奔西走，資格不可謂不老，國人期望不可謂不殷。然其人貌肖神遺，意好外激，具有詩學家的風流日麗，而無經學家的錯節盤根，以故感覺有餘，實踐不足。惟其感覺有餘，故遇事觀察不精，感情用事，喜立異以鳴，逆情以干譽。惟其實踐不足，稍經艱屯磨折，卽中途變節，既不暇過去歷史，也不管將來出路。聰明半世，糊塗畢生。譬之蠶頭草，風吹雨逆倒。譬之美人肩，負不起重擔，吳稚老稱他爲「綠少年」，共產黨稱他爲「娼妓政客」，可謂知言。明乎此，然後可以談汪逆的善於約殘。有清末葉，鑒於黨人之前仆後繼，大起恐慌，於是想假立憲之粉頰，冀弭革命的風潮。汪氏目擊心傷，認彼僞憲劇的扮演，志在欺人們的聽聽，倘革命行動寂然無聞，不僅僞滿賊所竊笑，且令國人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的風潮，以爲前此猛進不已的革命，今亦掩甲收兵，聲響俱寂，是非心折於虜廷的銳意立憲，何以如此？於是力排 孫中山與胡漢民諸先生的衆議，抱着「以身爲薪」的那樣決志和毅力，隻身走燕市，謀刺瀋陽攝政王，冀以擊破假立憲之幕，使國民知不肯受欺者，固大有人在。汪氏以文弱書生，內值革命失敗餒氣之餘，外丁醜虜立憲粉裝之日，「慷慨歌燕市，壯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見庚戌，汪被逮口占一觀此，不僅寒虜人之膽，壯黨人之魂，而且聲震中外，足增中華民族革命史上煊赫璀璨的一頁。這是汪精衛一變而爲刺虜救國的發軔。

汪氏既抱必死的決心，作英勇的奮鬥，而有此博浪沙之一擊，以後應站在國民革命的正統立場貢獻

叛國主義，死忠以之，才不事當年為國家民族革命，帶傷血鏖不為木鐸的初旨。軍事竟有大謬不測者。溯十五年，革軍北伐，正在飲馬長江，投鞭淮河的時候，共產黨受鮑羅廷的指揮，乘機煽惑半封建非純粹無階級的勞動羣衆，挾其扼、脅、拆的種種手段，利用一切土地痞痞搗亂社會安甯，阻撓革命前進，實以人工造成「中國之莫斯科的蘇維埃化」，於以達到篡奪國民黨之目的，凡屬國民黨忠實同志，自應嚴整陣容，防止赤化，力挽革命成功於中絕。迺汪精衛適於是年三月，在革命軍未出發羊城以前，即因祖共憤而出國，迨十六年四月初，應武漢中共邀充其名合作其實外線掩護之請，由歐洲繞道莫斯科，恭聆第三國際的訓示回國。甫抵上海，即假黨魁名目，與陳獨秀要圖國共合作宣言，旋辭赴漢口，對羣衆及議會會中聲稱：「革命者向左轉，不革命者滾開去」，又說：「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吾且披自以求之！」爲什麼汪氏這樣相信左傾呢？吾以爲汪氏始終是富於政治支配慾，而以中國國民黨領袖自居的，現國外領有第三國際使命，內不憚於南京四月十五日之舉行清黨，所以尖銳化表示左傾以取悅於中共，而抬高自己黨魁的地位。試看當時「反共產即是反革命」的口號，公然出於汪精衛之口，無怪一般無知無識之輩，隨聲呼喊，響徹雲霄。此外日奧陳獨秀譚平山翟秋白等，閉關共兩黨對等聯席會議，未免失國民黨容共之精神。然而中共畢竟是中共，總不受汪氏之牢籠挈結，自十六年廬山七八會議以後，未幾而有南昌事變，未幾而有廣州事變，未幾而有海陸豐燒殺慘劇，雖不直接歸汪氏負責，然而汪氏以虎狼張翼，縱蜂窩毒之罪，雖百喙不辭其咎。這是汪精衛再變而爲極左毀黨的罪魁。

自十七年秋，北伐完成，全國人民，喁喁望治，社會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改善，成爲舉國一致的要求。中央秉所負責任的重大，一面謀國軍編遣的實施，以爲憲政改善的先驅；一面從事於訓政建設的推進，以爲人民解除水深火熱的痛苦。迺汪精衛離境在海外，仍始終意氣相爭，站在破壞統一的地位，與一切國內不逞之徒，互通聲氣；且使其爪牙在上海煽動革命評論，以曲解國民黨主義，混淆國人

的聲譽，中央莫大焉，仍望其體面受領。乃野心難收，恬惡不悛，公然背叛中央，企圖違反建國程序，倡反對。中山先生訓政的主張，發表取銷憲治的謬論，以反對。中山先生以黨治國的遺訓，上述兩點，胡漢民先生曾為之駁得體無完膚。由這次事變看來，汪精衛已根本毀黨無忌，而其唯一目的，僅發借一塊國民黨招牌以爲招搖騙，發縱指使的工具。不然，夙以中山先生唯一繼承者自命的汪精衛，何以甘心拋棄遺教？夙以極左派領袖自許之汪精衛，何以與腐化之份子攜手同行？夙以打倒軍閥官僚爲職志的汪精衛，何以與最冥頑的軍閥相結托？與無恥官僚相周旋？這是在汪精衛三變而爲極右毀黨的禍首。

此次倭寇侵略中國，挾其明治遺策傳統的「亡華政策」，「滅種救令」，憑他有計劃有組織有訓練且準備將近五十年的陸海空軍一切利器，不斷地佔領我土地，毀滅我都市，劫掠我財富，屠殺我人民，污穢我婦女，摧殘我文化，凡屬黃炎血嗣，莫不痛切肌膚，憾入骨髓，誓必復九世的奇恥，填三島的憾海。迺汪逆兆銘，素以孫總理信徒自命，國民黨元老自居，應如何協助。蔣委員長指導全國民衆，矢忠矢信，不顧不撓，以完成抗戰建國之偉業，促進中國國際地位於自由平等，方對得起父事師事的中山先生，同處困難的。蔣委員長，以及浴血抗戰已死的數百萬前線將士。詎自甘拍賣歷史與人格，通電（號電）主張承認什麼「日滿支共同體」的組織，飾爲善隣友好；承認什麼「特定地點，允許駐兵」，飾爲共同防共，承認什麼商業、工業、金融、海關稅務、郵電、以及一切資源，任其侵略霸佔，飾爲經濟提攜，充類至義之盡，不惜將近兩年抗戰所換的代價，易爲屈膝投降。甘儕於朝鮮台灣滿洲之列，搖動軍心，危害民國，其爲喪心病狂，寡廉鮮恥，較之李定用張邦昌，實有過之無不及。近復在言論上不斷散播動搖人心的文字，發表他在職務上所得的機密消息，竄改國防最高會議的紀錄，以之公開對外發表，抹煞全國將士二十餘月的辛勞犧牲，遮眼抗戰轉強勝利日近的事實，惟一的作用，就是使國內對抗戰的信念發生搖動，更要使國外迷惘全國對抗戰的決心。他甘心要向敵人稱臣納降。可是他更還率位

全國人民而走他的道路，同時他的行動更光怪陸離到極點。什麼汪平沼協定的訂立，什麼數百萬一月的活動費，什麼馬脚舉行的由海防而上海而東京，向寇會請求速和速結的辦法，并取得一個統一傀儡組織由他領袖的資格，他現在的目的，惟一在賣國求榮，他要滅亡自己的祖國，他要使自己的民族，永成日本軍閥奴隸。這是汪精衛四變而爲通敵賣國首屈一指的好漢。

要之袁四賣和汪四變，雖劍如韋如的性質不同，然兩人均不免爲政治支配慾燃燒到最高度而發狂。惟其發狂，所以袁氏終不甘於爲民國總統，還想登岸造極，九天宮禁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來嘗嘗那帝王滋味。結果，罪惡貫盈，天怒人怨，黃袍未加身，而縹衣請入殮；祇有貽臭千古，見罵千古。惟其發狂，所以汪氏終不甘於爲總裁副貳，還要昂首異趣，燕市少年傷老邁，島夷伯爵寫新頌，去作那天皇臣屬，結果，通敵賣國，衆叛親離，傀儡未登場，而寶刀已出匣，惟有瀕瀕自己，毀滅自己。

段麟郊（民憲七十八期）

第七章 汪精衛自欺欺人

——請看敵黨會討論在華永久駐兵之記錄——

汪兆銘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電，主張與敵言和，係根據敵政府十一月三日，與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兩次聲明，認爲敵國對中國無領土野心，無賠償軍費之要求，不過要求締結防共協定，與經濟提攜，並謂「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地點爲限」。云云。在未見 蔣總裁十二月二十六日演說，痛斥敵人所謂東亞新秩序，與「日滿支」連環協同體等等喪中國爲屬國之真義者，或尙以爲言之成

時，未免爲其所惑，或以爲汪之黷電，避此不談，乃出於望和過切之錯覺所致，尙可爲之辯解，謂汪非與敵國通謀，以欺騙中國國民，完成其爲秦檜、吳三桂、李完用之目的，然既讀一蔣總裁駁近術之演說者，無人作如是觀，且自汪之黷電發表後，不獨敵政府即稱汪誤解日本聲明，而本年一月敵國議會開幕後，各議員會有種種質問，尤以一月三十日衆議院預算總會，議員北貽吉關於在華駐兵問題有所質問，坂垣與米內皆聲明，須在中國全國普遍的「半永久的」駐兵，此點與汪之「舉一個例」有重要關係，茲根據敵國議會速記錄，最忠實的直譯如左：

坂垣陸相

余以爲駐兵以種種目的行之，或由國防上之必要，或由治安維持上之必要，又或由作戰上之必要，需要駐兵，茲總括的關於駐兵時期或方法，就其限度一一申述各種場合，猶無此自由。然總括的言之，根據前述各種理由，有相當長期駐兵之必要，相信能得諸君諒解，因之陸軍方面正考慮準備半永久的駐兵之施設。

因有長期駐兵之必要，兵營之設備第一必要此君（指質問者）之意見也，余亦同感，故一部已在實行中，其次因長期駐兵，爲安心駐屯起見，君意以爲食的問題亦須考慮，陸軍方面於兵營之外，關於軍之衣食住自給自足，亦在考究中，因之不限於食物，即其他衣食住方面，已在執行自給自足方法。

陸軍輕視「中支」「南支」之事，可保絕無。君所謂揚子江流域，尤其近河口地方之重要性，余亦與君同感，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以後，外間有陸軍由「中支那」或「南支那」撤兵之傳說，茲爲鄭重週見，特予聲明此係完全謠言，絕無是事。

米內海相

理由陸相聲明、並無差別的輕視「中支」「南支」之意，此極適當之言也。吾人由「中支」有長江

其國之現實事應言之，益深其感，至於海軍，在事變前，已成立一艦隊，警備其他支那各地沿岸，今在事變中，益加警備，在此次事變中及事變後，於此艦隊警備之方針毫無變化，其他「中支」「南支」沿岸，現在佔據之地，仍行警備，以貢獻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此余所深信不疑者也。

根據板垣米內兩人在議會負責之聲明，不論中國任何地方，其已駐兵者，絕無撤退之意，且已爲衣食住等項之「半永久的」設備，夫東三省南部日本之駐兵，原有條約限制，自民國七年俄兵由北部撤退後，南部日軍即應撤退，然日本不但不撤，且任意增兵，終將東三省佔據；有條約限制之駐兵，尙且如此，更況此種無條約限制自「半永久的」設備，其佔據八省之八省國防，自不待言，試問中國以武力驅之出境外，果有何法。

至關於賠償問題，議員世耕弘一在第八次豫算總會亦有質問，據有用外相答稱，個人所受損害應使中國賠償，經世耕再追加問，有田復聲明曰：

若有誤解殊非所宜，茲再聲明，個人損害須使賠償，國家所受損害不使賠償，此方針也（速記錄）。
世耕有用之言，私人損害仍須賠償，然此次戰爭中，日本私人所受損失，亦相當重大，若中國自認爲戰敗國，與之講和，則此項賠款，可以由日人任意開價，其數或達日本戰費之全部，亦未可知，試問中國對此項賠款如何償付，且敵人另有駐軍經費由僑府負擔之表示，有奪取關金鹽稅之事實，既已傾箱倒篋劫去，何必再言賠償軍費，故中國除將敵人驅逐外，究有何法。

自汪之請電發表後，所有敵人對我駐兵賠償及其他苛酷要求，皆在其議會中明白聲明，遍登全世界報紙，即被敵人重重封鎖之重慶，其議會速記錄早經送到吾人之手，豈身居河內之汪兆銘，及往來東京之黨羽，尙未知耶？試問遍地「半永久向」駐紮神兵，中國尙可稱之爲獨立自由之國家乎？劫奪關金鹽稅，又令負擔駐軍經費，賠償有如此普遍且永久者乎？汪兆銘明知敵人對我陰謀如此之嚴重，尙繼續電

之後，發表「舉一個例」以主張和議，則味句語感人，其意固和議為獲得小朝廷之大體外，究有何種解釋？至中國事實上滅亡，則非藉小朝廷姪皇帝入其寶商宋之姪皇帝，在其領域內尚為絕對獨立自由，遠勝於溥儀，而汪所希望之小朝廷，則又溥儀之不若，以自娛（愚字誤）若所願顧及，故在發表歷一電時，即可斷為汪兆銘通敵賣國之鐵證，在汪及其黨羽或尚強詞辯解，但在板垣米內聲明「半永久的」普遍的駐兵，有阻擊明敵人損失須使中國賠償後，且有種種劫奪府庫，責供軍糧之事實，汪兆銘再繼續主和，則已非申訴辯論之時機，而為發動國法判決處刑之時機矣。

吳德柏（四月□□日大公報）

第八章 忠節歟？姦詐歟？

致汪精衛書

此書草於一月中旬，因故未渡，日前讀大公報汪精衛通敵賣國之耗，不意汪竟走入余所言之無策一階，因檢出露佈，倘得入汪之目，拔足固側，國之幸也。

精衛先生明鑒：

僕於上月二十二日（即上年十二月）自中政會秘書處出，同事者竊竊私語，謂中政會主席已去國，詢之人，又皆莫名其故。私念大敵在目，薄海同仇，先生將何之？海外羈胸如問何所為而來，其將何詞以對？國危民辱，側身他人宇下，又何以為顏？在昔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可止則止，可仕則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盡，其心猶以為速，先生豈若小丈夫然哉，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二十六日總裁於紀念週中，言先生因病留南，初無他意，則又私自念曰，仲尼去魯，猶望龜山，靈均懷楚，竟投湘水，人當痛苦慘沮之時，愈不能忘情於父母之邦，此境此情，不唯人為然，鳥之巢，毀於鴟鴞，猶徘徊視而不顧離離，有不勝其傷感眷戀之情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先生其歸了而都中傳言，先生用世

之不可信，各人之不誠也。

其後中華之禍變，內訌北方，外通南寇之命，以求得濟於一旦歟？則敵之防備，固已自強，今日國難之密，百倍往昔，既已自強，縱欲苟全一己之性命，且不可得，當何能圖與復乎？且後學之論，尤非先生所能忍也。微聞在漢流時，尚不甘爲背朝之賊羊，必求殺持已重而後快，則敵人方乎天下之圖，有手綱其喉，其情如文子所言，而其殺練且過於坐牛犢者，又何能受。漢末浮屠彭越曰：「爲吏民請，何以爲國？行身拜想，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領顧影，何以爲身？舉措建功，他日爲人一。」屆時經枵外施，神明凶歟，我朝不聞，尙復有何忍辱負重之勇。此又屈以事外之說之甚可爲也。

若謂抗日而敗，則黨國亡而共黨起，抗日而勝，則敵我皆盡，而共黨縱恃強備，與亡於共，不如亡於敵，則可獲國外附，成非黨之黨歟？則願創更甚矣。總不論說必敗，我必勝，共產黨欲不傷三民主義，努力奮不可得，均已爲穩定之事實也。亦不論破壞之下，必無一卵之獨完，假令淪亡，亦必亡於已之瓦礫，決非亡於敵之敵存，又爲必然之理也。謂其黨步，由如所述，共產黨固能與代興，然亡於共，則亡於中國共產黨，豈我我我我？孰得孰失？世應辨。凡前黨外人，不遺取，此滿廷內黨之謂也。中華革命又革之基也。若仍持適廷之原，則自身已成爲革命對象，又安能徵天之幸，以圖一己之富貴利權歟？夫人之甘於遠處異時年者，亦因當時尙有所得，豈不暇計及千秋萬歲名，寂其身後事耳。今革命既無所得，而降志辱身之餘，又受良心之譴責，身復數百世之孝子慈孫，無顏見人，世間豈有及物有過於是耶？

吾國爲利鈍，陳所遺規，惟何繼存心之所安，理之所得，犯難以赴，其濟則忍恥以鹿，不濟則... 則當知天下之事，曰是曰正曰...

謂，曾廣其也，曰非曰非曰，彼亦曾也，其雖不同，未有出於其外者。曾之行，忠實
 何耶，則必為是為正為善，果不當耶，則必為非為邪為惡，二者之不可並行，正如笑與哭之不可並舉。
 曾與齊之不可並貌，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欲並與笑俱存而一之，豈將與而飛，冀而馳耶？況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苟民族忠節不虧，則無論對何頑沛，終有復國之日，今既枉以事人，則長首長尾
 身其餘幾之下，又安有為民族保國為國家圖恢復之餘力。世惟真能立己者方能立國，古今忠節之士，
 決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則曾，尚恐他日為惡，豈有身居可愧之中，預希他日之歸，以願矣
 日之非乎？他日之歸來至，今日之非方助，斯時斯心，忠節歟？盜賊歟？反躬自問，何以自明，其矣其
 惑也。

澤此論思，為公得私，無一可通，而先生竟貿然出此，其故安在？反覆推究，乃不能歸責於先生修
 養之未周，與有有幾德之已久，有以至於此也。先生之為人，蓋不出於知無情盛意弱之途。惟知慮短，
 故在對敵方面，自始即缺乏知己知彼之深識，自始即不信抗戰之可勝，即稍有所信，亦不純一，其初既存
 一地方事件之見，其後又存一稍戰可了之想，而於全面持久戰之必然性，初未細究其故，以為此僅鼓勵
 民氣之說辭，本非確定之戰略。及見失地日多，前途渺茫，於是益信己見之是，更本此以洩國策之非，
 愈測愈凶，愈凶愈懼，愈覺非別開蹊徑，必將戰骨及溺，年餘以來，先生之心頭眼底，均不出幾幾幾幾
 之打算，去國之行，豈能之當，殆若之久矣。人之言付，固不能出於其所期，即不能出於其所期，勝期
 於勝，敗亦期於敗，有以之，斯有以對之，有以望之，斯有以趨之，所以定是期者知也，所以赴是期者
 行也，所以應是期者效也，若所知不深，所期即不宏，事變之跡象一與所期合，即又如器之已滿，其滿敗
 也，固如暴雨之潰溢，即過勝也，亦如厚積之積厄，殊無更退於此之量，既已滿足無餘，雖微不慎於顛
 也，固如暴雨之潰溢，即過勝也，亦如厚積之積厄，殊無更退於此之量，既已滿足無餘，雖微不慎於顛

而移，極其力以取勝，則勝可避，供其力於敵，則亦以敗終，苟以慷慨長敵，憤憤自保，其力，適足以
靡己之力耳。又惟知慮短維，故存對人方面，自始即欲觀其視聽厚薄之理，固不甘寂寞之一念，欲別造
天地以適己，殊不知世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子弟對人皆在席，糖酒豆肉，必先婦人而後子
弟，固非厚於疏而薄於親也，亦因家人骨肉之間，情真於物，相與至於無間，雖用之而不以爲擇，置之
而不以爲擇，予之而不以爲榮，奪之而不以爲辱，惟其誠然相親於形骸之外者已久，故決以薄物細故而
適爲向背。此種至理至情，一經道破，則美野公之絕倫超羣，固非馬孟起可比，而關雲長人川之意，亦
一笑而罷矣。今先生在黨則爲副總裁，在政府則爲中政會主席，在前則爲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在民則爲參
政會議長，名位之隆，僅次於蔣公，縱有時不能獨行己意，實制度限之，時勢局之，非國家故靳先生
以斧柯而不利之假也。若嫌國不我屬，已違事實，倘更辭尊而不親，尤屬自外。今之悻然而去，若出於
此，是小之則爲軍食豆羹見於色之流，大之竟爲御元戎擊元以讎敵，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之羊斟矣，忿
戾勃興，負友負國，刑執太焉。

惟其情感憤興，故談物處事，往往爲氣所縛，氣平之時，則言之長短，譬之高下，一時無兩，而於
事之布置，亦能使機局皆合，泰定權明，臨死生而得其正，嘗下之所以能刺鐵以王於虎穴，被逮而不屈
者，是氣成之也。一涉氣暴，則潰亂散越，心失主宰，動多乖戾，今茲所爲，亦是氣賦之也。先生有氣
敢任而失其養，故不免流爲血氣之勇，一念自是，則氣盈，自視其身不勝其大，輒謂吾力可以轉乾坤於
一握，海國命於虎口，一念自賤，則氣涸，視國視己，皆不勝其小，以爲處此殘局，不覺其道，國將不
國，胸襟所至，一視外物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溢，隨物而大，隨物而小，乍驕乍沮，乍勇乍怯，
已覺不能自持也。一身不能自主，而欲以此主宰國運，焉能有成。人貴自知之明，尤貴善用已，先生

之節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前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堅毅救急於多事之秋，長於情而短於節，故臨慷慨則人於危險之地，而不能苦熬忍受於長期之戰，前之所以中節者，用己之所長也，今之所以失其者，用己之所短也。倘復獎之以小智，楛之以私忿，惟短是逞，將愈愛國而愈失其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惟天眞者能之，非徇私負氣者可以濫竽也。氣之於私，不謀而全，惟能不暴其氣者，始能不徇於私，惟不徇於私者，始能百變皆宜，再有之用牙，不爲鱗齊，顏回之後至，不爲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爲畏越，子思之守圍，不爲厚衛，此數子者，行不圓而心則正，其道皆成於無私，其原皆在於不負氣。今先生既以氣將事，一心之間，已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所集，交衝競進，而不得其正，又安說不動輒得咎乎！

惟意志脆弱，故不能熬過難關，耐過厄窮，居賤則惡辱，居難則惡困。不知曉不與辱期而辱自至，難不與困期而困自至，爲一定之理，不可離者而欲離之，安得不出於今日之一着。古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在其志力堅定，安於其常而已，惟先生缺此素養，故自處則窮窮拘拘，短淺局促，固有之規模氣象，迥不足以勝外來之毀譽，言論則煦煦子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見有慷慨激昂者，則以爲少不更事，從而譏其後，處羣下則數數衍衍，軟熟和同，自謂可以優容養望，而不知已開詭佞之端。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而於軍國大計之裁奪，亦遂以平白自處處人者處之，黠電之來，讒者固有以窺其漸矣。總理彌留時，先生請示南針，沈默久之，始振目諭曰：「我視汝等甚危，我死，敵必軟化汝等，汝等欲不爲敵害，必接受敵之軟化，我何言哉！」是則先生今茲之所爲，總理在二十年前，已知之矣，倘一回憶，總理當時欲語復停，反覆丁甯之哀鳴神情，得不愧汗淋漓乎。亦惟先生缺此素養，故貪慕願情之形見於外，僉王因得人其謀，相與置先生於爐火之上，以遂其慾，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凜然示人，以不可犯，則不仁者不敢至先生之門，不義者不敢奪先生之位。況欲以拘與之行，使先生受辱，則亦無謂，非

變自遠，敵會雖詐，又何敢以淫詞爲餌，即敢嘗試，而再以甯沒不屈膝之誠待之，亦終可使敵之詐極其
 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蓋兵雖詭道，而所以內率羣倫，外禦強敵者，終不外乎誠，誠則不輕，
 敵誘不得入，誠則不貪，敵餌無所施，誠則不擾，敵計不能亂，用是誠以禦，則民不疑，非反問之所
 能惑也，用是誠以抗戰，則民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敵之所以敢於嘗試者，非早有以窺先生之缺此
 誠歟，先生之所以缺此誠，揆諸心理，不能不謂成於意志之詭弱，孔子所謂貞固，孟子所謂至剛，皆誠
 之保障也。默揣先生在決定此次態度之際，度必幾經躊躇，歎誇悔貳，鬱積繳繞，雖然不可一日安，惟
 在己者不能迎此善端，將之以勸，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致一歎方生，而遽繼以誇，一悔方
 起，而遽以貳，自起自仆，乍覺乍迷，遂使誇貳獨勝，而歎悔獨敗，而在人者，則又極其逢惡之態，狠
 者透之，詐者文之，昧者深之，吝者執之，意者安之，坐使自厭自愧自怨自咎之一念，汨，無存。且由
 此更落一層，由自厭而自驕，由自愧而自棄，由自怨而自慰，由自咎而自殘，卒以贊成今寇之大錯，然
 使先生雖量粹宏，善談吉壽，能判定凡屬先生恩賞所及者，其言必蔽於愛，凡屬先生政令所及者，其言
 必蔽於尊，凡屬先生權域所及者，其言必蔽於畏，猶可以救意志之詭弱。無如外不能兼顧，內不能自
 持，而外暗中空之詞令，又溢於聲音，浮於笑貌，形於步履，儼然而人自見其碎，情雖厚而人不見其
 真，平生神氣，覆露無餘，在在與人以可欺於方，惡得不如塗塗附耶？世惟用志不紛者，乃獲之神。自
 不兩視者，乃兼於明，耳不兩聽者，乃幾於聰，誠能專一於抗戰，則先生之左右雖魚龍雜列，亦尙能如
 衆星之拱北辰，而星躔不亂其度；如江漢之宗東海，而流派不至於歧，而先生不能如此，則非辱秣陵，
 泉食交廢，爲之累者，非耶？泉耶？抑人耶？蓋亦反其本矣。

惟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倘能悔過私寤，謝罪國人，毅然命駕歸來，共濟艱難，則君子之過，無損
 日月之明，國人追念勤勩，誰不竭誠以迎，此實策之上者。次則駕言出遊，遠航海外，爲抗戰增益多助

之力。爲國族盡其未了之責，則隨分報國，不一其道，異日凱旋，國人必崇拜，此中策也。復次則轉側海角，遙製中樞，爲西南惟一運道，善盡其力，舊國舊都，時繁客夢，如儀之琴，居北而音南，如鳥之吟，身幾而聲越，以各仲連之志節對敵，以鄭成功之經營幹國，猶不失爲下策。若鬱勃陳裂，蕩檢除閑，趨趨而入洪武之門，顧顏以居，總理靈熱之側，爲張邦昌，爲劉豫，爲吳三桂，爲洪承疇，認賊作父，竊號自娛，則貴賤由人，生殺由人，必一入而不可復出，一落而不可復升，雖牧園廝養之賊，皆可刺刃於先生之腹矣。百世而後，史有傳，書有載，常以先生爲何如人耶！嗟乎先生，聖賢禽獸，定於寸衷，泰山鴻毛，爭於一瞬，芳臭關頭，宜知趨避，稍一偏移，卽墮廁底，可不戰慄自持乎？

自持有道，首當善處憂虞抑塞之際，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毀譽苦樂榮辱之念，剷除淨盡，如諸葛公之澹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則煮燒不求坦蕩而自坦蕩，胸襟不求宏廓而自宏廓，聖之所爲聖，佛之所以成佛，固無一不力爭於大難磨折之日也。次在守分正屬，以國家之紀綱自律，并以律人。最須知羣下之處心與地位，迥不同於先生。其處心正如諸葛公所言：「若輩降曹，可以保妻子，全富貴，國詐遷移，付之天命，曾不稍惜」。其地位之不同，又正如魯肅所言：「衆人皆可降曹，惟將軍不可；衆人降，尙可還鄉黨，累官不失州郡，將軍若降，欲安所歸乎？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又須知既已棄離國，言必不免犯分，心必不免爲己，實必所告非人。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當復問其所證之事與所證之由者，言已犯分也。董仲舒公孫宏同以春秋事武帝，劉向谷永同以諫諍止成帝，世所以內仲舒而外宏，右向而左永者，心未堪問也。嚴尤匈奴之策，本爲奇策，陳子昂明堂之議，本爲正議，世所以不謂之奇，不謂之正者，所告非人也。先生能以堅壁清野之策自固，凡以順至者，極以逆視，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勿使身遊乎吉凶禍福之途，心戰乎榮華枝求之說，靡不敬一慎再慎。復次在釁定牙根，不變所悔，退一念之善，則一鼓作

氣，盡再力之所能爲，勿稍有轉念。意專一定，則勢過難變於前，如大舜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始終不變其志，可也。憂樂雖變於前，如文王受里之囚，虞芮之朝，始終不變其操，可也。生死雖變於前，如曾子辟席之時，易簣之際，始終不變其節，亦可也。志之所至，憐舒休戚之情於以制，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於以別，禍福利害安危吉凶之變於以散，忠奸邪正善惡賢不肖之格於以定，可不謹乎！君子之爲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端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末在明己之力，勿自矜誇，最須知敵之所以欲利用先生者，以先生爲全中國人望之所歸也。先生之所以得人望者，爲國之厚澤陰以扶持之也。若既自絕於爲國，見輕於中外，則其視先生，亦不過一尋常鷹犬耳，而猶謂能食肉之，崇奉之，雖三尺之童亦知其不然矣。粵人有習操舟者，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故能與飛鳥近，一帆風順，一旦忽背舟師，自航東海，樵筵徑進，亟犯大險，隨槳失舵，身膏魚鼈之腹，爲世僂笑。倘誠知量力而狂趨，則其惡果必更惡於此，而況操舵槳者又別有人在耶？先生在昔，不嘗以一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氣自吟乎？伏望亟引快刀，斬開中心抑塞，斬退羣下圍攻，斬決滯疑，斬絕矜誇，誓必就此大好頭顱以見國人，以見總理及許多先烈國魂於地下，則先生之大幸，亦國族之大福也矣。運善之門，翻手可開，適治之階，舉足即登，先生其善自爲謀。

僕中政會一祕書也，於分不宜復陳，尤不宜發言如此，惟孔子雖視子貢方人，而自參春秋褒貶之筆，則絕不爲尊者諱。善待人與論人不同。待人不寬，則難以使人自新，給人不盡，則礙於心者，必有所昏而不明，不足以資懲忿，故不憚屢。警其所見，惟善人能受盡言，幸勿以人廢言，抑僕之所言，亦與中央之所言不盡同，中央於公則須爲國家整肅紀綱，於私則須對親厚者致其痛惜，故片言合議則總議至，跬步觸法則總責來，如嚴師之鑿楚，如慈母之呵叱，固有恩而無讎也。至於僕之所評，對先生則繫附於聯友陳臣之列，對國人則欲發其親過隱世之情，一得之愚，不審能前而教之否？望國人鑒，

不費金，千言萬語，惟祝國自重。一月十一日張九如書於中政會，即十二月十八日蔣先生之續書也。

張九如（大公報四月十四日）

第九章 從汪精衛說起

從汪精衛發表鹽電以來，四個月，有三派議論常常聽到。

甲：「各有各的見解，不能就說他不對，戰爭總是可咀咒的，無論戰到那一天，總得要和平。」

乙：「他有這樣的地位和歷史，爲什麼一下子就會糊塗到這地步？真可惜！」

丙：「他簡直是喪心病狂，是民族的罪人，死有餘辜，中央太寬大了，不把他處以極刑。」

假如不把牠看作歷史演變中必然有的過程，那，不免使你吃驚，使你嚇破了胆，而發生動搖，說不定還會跟着踏上妥協、投降的路。甲派，動搖派，知識分子佔多數，而且還有些是什麼「名教授」。他們對於汪精衛抱着「惋惜以上」的同情。也不知道由於他們的見解多少還和汪精衛的有點差異，抑或是由於他們的氣魄比汪精衛的小了一些，抑或是由於他們不會得到汪精衛所遭遇的機會；他們並不公然主「和平」，只不過躲躲藏藏地，巧妙地，講義式地，散佈一些，充滿了失望、頹喪的議論。但無論他們怎樣地善于變化、遮掩，狐狸的尾巴總變不掉，遮不住。他們用來作議論的骨幹的，一貫地是：于我們有利的事實和消息，起碼打個對折；而于敵人有利的真實和消息，却毫不吝惜地八加二奉呈。

「戰爭是可咀咒的」，不錯！但在這次中日事件中，只有我們的敵人有說這話的資格！我們是被侵略的，是在抵抗戰爭，是爲的求我們的生存，有對戰神咒罵的資格嗎？

「無論戰到那一天，總得要和平」，自然。然而和的意義並不只是丟了槍不打仗呀。這時我倒想起了汪精衛的話。大約在民國七年末或八年初，他在北京中法友誼會（？）就講的是「和平」。他那時的見

解比現在似乎高明一點，他說：「和平，和平，要兩方平丁才和平！」一方是要「勝德」中國到屬地地步的「近衛」，一方却是不起「勝德」的「勝德」，「平」嗎？怎樣「和」法？

從邏輯上說，「你願和嗎？」這是毫無意義的問題，只好用「唯唯否否」回答。一班動搖分子的議論，不過是這毫無意義的問題肯定。他們不敢正對着這包含有確切意義的問題：「在怎樣條件下面，同敵人和平了，中華民族才能自由生存？」

這好似很矛盾的。一方面說來，中國之所以貧弱，由于一般人的文化水準太低，而一方面，黨裁皇識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大學教授」，這般如此地不爭氣。若一般人的文化水準高到和他們一樣，那這堪設想嗎？然而，這個問題却在另一方面，所以說一般的文化水準低；就是由容許這班知識分子「登裁皇識」測定的。

現在暫且來說一說乙派。這派人對於汪精衛一流不獨抱着惋惜而已，對於我們的國家的前途還未動搖。但，若只因他是一個中國人，居然做這賣國的勾當，而惋惜，這本來是人情之常。若說到什麼地位歷史，覺着他比一般人要高明些，而更加惋惜，那是對他的認識不虛，就犧牲於他的這次行動要驚異了。一提起汪精衛，大家一定就聯想到他的諛刺戴笠的偉業。這的的確確是一個偉業，所以民國元年他出了「天牢」就充當南北「和」議代表。也該從那時候起，他便登上了政治舞台。但二十多年來，他，無時不在動搖中。動搖，動搖，搖去搖來，就成了現在「發誓章第十一」。

我在這裏要寫一段插白，中學生不和讀者相見，差不多兩年了。還在一年半以前，許多人都作過他的輿論運動，但限於人事的變遷，人力和物力的不相當，總沒有成功。四月初接子愷先生給我們的信，說決定五月一日復刊，要我寫點什麼。我讀了這信，很興奮，但計算日子，要趕上復刊第一期無論如何還不及了，只得待到第二期。然而，和中學生的讀者賭着能點什麼呢？一直都想著，想去想來，我想到

被刺而凡願讀中學生的，十有八九是比較平靜的地域中的知識青年，因而就聯想到由知識青年而受激發奮鬥，而動搖不定，而終不免自己毀滅的汪精衛。——就選了這一次的問題來和在患難中久別了的中學同學們相見。

苦悶正傳，請說回頭，爲什麼，二十年前的那麼一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知識青年，會動搖，會自己毀滅？同樣的問題，爲什麼有些黨義學校的知識分子，會動搖？會不相信自己民族的力量？爲什麼，他們會不認識，除了抗戰到底，該敵人自行崩潰，中國沒有出路？

同樣的問題，一點也不錯。

汪精衛，在革命的旋風底下，不過是一個幸運兒（你若不承認，請舉出他的什麼有特殊免死的政論——請舉出他的值得稱頌的政績來！），他的政治地位，除了使他濃厚地感到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所以老是患得患失），再沒有給他一點別的什麼：如政治道德（所以他會把國家的一些動搖向敵人宣傳），如政治責任（所以他的動搖會跑到河內去發），如政治知識（所以他會相信近衛的鬼把戲，將就縮當白蟻），如政治姿姿（所以他常常會因丁和別人的一點意見不和而悻悻然，而賭氣，而溜）。

至于，有些黨義學校的知識分子的會動搖，那更容易理解。看看他們的生活方式好了。抗戰以後，他們流落到所謂後方，如雲南，如貴州，他們感到十二萬分的委屈和苦痛。馬路不是柏油路，僱不到「克西」，委屈苦痛。住窪地打抽水馬桶，沒有浴缸，委屈苦痛。沒有活的蝦，沒有花旗蜜橘，委屈苦痛。沒有整天放冷氣，冷天放熱氣時的影戲場和旅館，沒有五光十色，陳列着富貴肉感的大廳舞廳，委屈苦痛。沒有一九四〇年式，高跟鞋，沒有細而香且膩的雪花膏，太太變黑苦痛，他們更委屈苦痛。這些都是抗戰的恩惠，他們認爲：于昆明朝朝暮暮地迷戀着他們的安樂窩。「抗戰！」「抗戰！」「抗戰！」「抗戰！」他們的請

這種地方來理解他們，就可認識這種現象是中國與境中必然有的過程。然而，用不到發憤。若干萬年前，雖有一個使猴子變成人的環境，畢竟不是所有的猴子都能變成成人；變不過來的，他們的子孫至今還是猴子。二十多個月來，我們在前線死傷了百萬以上的士兵，爲什麼反而越戰越強？一方面，固然，因爲我們得了不少血的教訓，然而一方面也是由于動搖分子的逐漸被淘汰了去。這次抗戰的意義，直接固然是摧毀日本帝國主義給我們的壓迫；而間接也就是淘汰那般的「有了變人的環境却不願變人的猴子」。

一起頭我就提到，這四個月中，常常聽到的有三派議論，但關於第三派一直沒有說到；因爲他是當前的正面的文章，我們所要有的更進一步的認識只是這樣：若汪精衛的行動只到現在的程度爲止，一體動搖分子的動搖也只是自己在搖在幌，那麼留下幾個猴子，將來供動物學家的研究，變點戲法給孩子們看，雖不必要，也還可以容許。若他們不但自己不願變人，還要扯着要變人的跟了去做猴子，那就不堪設想了。

其次，我們還得認識，我們過去對他們的寬容，也是中華民族性的發現。這種民族性，用來應付現時的大轉變是不夠有力的。這次的轉變，一定要在陣地中將我們變出更強的力量來，不然便是死路一條。

讀者諸君，我想着你們都是有知剛有血氣的青年，我用十二萬分的虔誠希望你們：

把握住我們的時代，不要失望，恐懼，動搖，也不要誇張；看準了方向，鍛鍊自己。一個人百十年的壽命是容易過去的，而整個民族的艱難困苦的厄運却不容易防過。然而，只要我們每一個，都不會如責任隨時被別人來惋惜的一日，我們的前途總是光明的！

讀者諸君！時代的巨輪，正繼續猛烈地向前進着，正繼續不停息地向前進着，不要讓牠碾碎了你！

附錄

一 汪兆銘發表豎電

汪兆銘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發表致中央電，響應敵人誘和主張：

重慶中央黨部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爲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

第一點爲善隣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一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更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爲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全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爲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爲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願應以此之故干涉及於吾國之軍事

三八，四，三理法論叢
黨字（中學生戰時半月刊第二期）

及內政，今日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願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無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滲透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尙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立，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致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隣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隣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

與國人對於東亞運籌帷幄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甯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與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謹。

(見二十八年一月二日重慶各報)

二 中央開除汪兆銘黨籍

汪兆銘擅自發表主和通電後，舉國憤慨，莫不痛斥其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於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下午三時半召開緊急臨時會議，加以討論，經決議：汪兆銘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同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亦召開臨時常會，通過下開決議：

汪兆銘承本黨付託之重，植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日來電，竟主張以敵相近術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悖的聲明為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面騰之報章，廣為散播，以建議中央為名，逞搖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為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為敵張目，更復變本加厲，助其欺蒙，就其行爲而言，實為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撼動國本。我國民救亡圖存，發動抗戰，百餘萬將士之死傷，數百萬同胞之犧牲，慘痛深切，無非欲使本消滅敵人侵略之毒計，以永保我國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餘以來，國民則精神團結，將士則開國用命，萬眾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咬齧不屈，有必達勝利之自信，今敵人謀我之野心愈彰，技倆益毒，即吾全國之救亡愈切，決心愈堅，汪之所言，不但為中央所痛絕，實亦為全國民眾所不容。查戰爭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得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自作主張，本黨紀律，更絕對不許逾越黨的正式決議，違反黨的規則，而以個人發表其意見。汪兆銘此種行動，其爲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即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

一切禮法，盡廢為紀，以正視聽。我國民須抱抗戰決戰之必要精神，唯在意志統一，精神不感。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因僅爲一姓一家朝代之潰滅，而非爲我民族之覆亡，然其救敗之原，則皆由當時朝廷多軟弱，精神懦弱，天良喪盡，以致滅亡，決非民氣與國力之不能抗敵也。故今日抗戰，非整肅綱紀，不足以振作精神，非祛除積弊，不足以戰勝強寇，整肅敵人最重之毒計，實欲威脅我精神，而導我於分裂覆亡。本黨深知我全國同胞，民族意識，普遍發揚，春秋大義，深入人心，只須堅定不移，奮鬥不屈，嚴守國策，統一意志，最後勝利，自必實現。今後抗戰國策，一以本黨 總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紀念週所發表之演詞爲唯一標準，願我全國同志及將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論與行動，皆爲國家利益與法紀所不容，必與國人共同擯棄，以保持戰時意志之嚴整，而完成我三民主義革命救國之使命。

三 中宣部政治部對外聲明

——汪兆銘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黨團——

中宣部政治部，一日對汪兆銘違反紀律危害黨團事，發表（甲）對外聲明，及（乙）對各級黨部及各部隊政訓人員之指示。茲分紀其要點如次：

（甲）對外聲明：（一）汪先生此次離國養病，事先與國內同志未告而別，事後亦未通正式函電，其關係私人行動明甚，故與黨政軍各方面，均無絲毫關係，其在外行動，自不能作爲任何方面之代表，且早經領袖在報端向中外鄭重聲明，最近汪先生突然在港向各報發表其所謂向中央建議之電，中央尙未接讀，國外已自宣傳，以汪先生在黨團之歷史，論情論理，均不應有此種行動。（二）汪先生此種宣言，實亦祇能代表其個人意見，其少數政黨志願者中心爲數獨利用者之怯懦卑劣心理而已，對於黨團

抗戰前途，決無任何影響，蓋汪先生個人之意見，實不足以搖動全國軍民堅決抗戰之意志也。(三)至於中日問題，本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非一二人之事，中央決定抗戰，實遵照總理遺囑之訓示，並根據全國國民一致之要求，故抗戰爲我國固定國策，殊非一二人之異議所可輕易撼動而變更者，自「九一八」以來，全國上下忍辱負重，汪先生對於日寇之痛憤，尤爲國人所共知。自淞滬戰事以迄蘆溝爆發，汪先生皆身歷其境，其力倡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說，言猶在耳，論此論情，豈「如此先後矛盾之言論」。

(四)汪先生此種表示，殆係一時爲敵人之狡辯所欺瞞，然近術之狂謬宜乎「曰中日『滿』結合之謬體，二曰中國內地駐兵與自由雜居，三曰『共同防共』(包括內蒙駐兵)」，無一非滅亡中國之陰謀，雖三尺孩提，亦知其用計之險毒，我領袖固早已一一加以痛斥，暴黨無遺矣，汪先生在進發表自相矛盾之主張，其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蓋無疑義，退一萬步言，近術之聲明，果具最低限度之誠意，則更可證明日寇力竭聲嘶，已達黔驢技窮之境，我人正宜積極反攻，收復失地，完成最後勝利，何能於此時謀中途之妥協。(五)且事實證明日寇最近之求和烟幕，完全爲新的進攻以前的試探，近術之聲明，對於汪先生可謂一種玩弄，汪先生不願信任全國軍民抗戰最後必勝之成功，而却信任近術之欺騙的陰謀，則顯鮮實是一個最好的股僞，願深明大義的汪先生者，更加三省。雖然，汪先生此次行動在他個人或不無原因，過去汪先生在革命過程中，時而表現堅決，時而表現動搖，在目前抗戰遭遇新的困難期間，或許會發生一時的動搖，因而離開革命，此雖於國家抗戰前途不致發生任何影響。然每個敬愛汪先生者，固不能不深爲痛惜。(六)雖然，總之各國革命史實，當革命行將成功之際，亦往往發生企圖中途妥協而脫離革命之份子，蓋此乃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之現象，遠的不談，近之如民元脫黨附袁者，以及陳炯明之背叛總理，皆其例也，然此仍係個人之行動，決非革命陣營之分化實際上革命力量却必然因此而更加團結與堅強，其發展與成功，亦因此而愈有把握，今日吾人大敵當前，唯有一心一德，服從最高領袖，

雖抗戰到底，決不因敵人的挑撥離間，而有動搖也。最後仍揭發敵人誘導中傷之詭計，並發揚其破壞國內團結之陰謀，更望汪先生早日痊愈，重返中央，與吾人攜手前進，共同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

四、中宣部政治部對內指示

(乙) 對內指示，(一) 抗戰前途之樂觀，決不因一二同志之異議，而輕易動搖，中央決定抗戰，本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一二人之事，在吾黨歷史文獻中，早有根據。一、總理遺教遺囑中，早已預示國民革命愈急完成，非抗戰決不能求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又本黨歷屆大會宣言與決議，無不聲明民族至無條件，和平至最後關頭時，全民族而有決然奮起，以抵禦外侮，絕不能中途妥協，自促滅亡。(二) 汪先生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讀發表宣言，對黨對國，均屬叛離行爲。第一、汪先生以副總裁之地位，竟破壞黨紀，違背黨的宣言與決議，將何以上對總理在天之靈？下對數百萬抗日陣亡將士與民衆？第二、汪先生自一九一八以來，力主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在重慶發表之後，更堅決主張「長期抗戰」，在臨時代表大會中，亦熱烈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對於抗戰，從未發生不同意見，及今於抗戰最緊張關頭，突然發表如此宣言，先後矛盾如此，誠令吾人爲汪先生個人情懷不置。(三) 汪先生宣言之內容，顯然已對日本帝國主義表示屈服，承認其滅亡中國之條件，所謂共同防共(包括內蒙駐兵)，所謂自由雜居，所謂經濟提攜，皆一一接受，在主觀上，汪先生雖未必甘心媚日，附和漢奸，而客觀上，則屬投降敵人，出賣祖國，在吾黨革命歷史上，將永爲最大之污點。然吾人仍望汪先生幡然悔悟，重返抗戰隊伍，則於民族國家，仍屬可喜，否則汪先生個人之政治生命，亦將從此完全斷送矣。(四) 但汪先生離開革命之後，客觀上更足以使我們對抗戰，必愈趨團結，愈趨堅定一致，故汪先生此種行爲，對黨國決無影響，對敵僞除了多一層招搖撞騙的工具外，亦不能發生何等作用，唯有汪先生個人

之損失，即自毀其革命歷史，背棄全國國民與全黨同志，此則最堪痛惜者。雖然禮之各國革命歷史，無不有企圖中途妥協，而離開革命之動搖份子，此固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之歷程，如總理民元革命，一部分之脫黨附袁，以及此後陳炯明之叛變，皆屬革命列車前進中所揚棄之廢屑也，然此種皆係個人行動，決非革命陣容之分化，故吾人唯有在積極方面更加強革命力量之團結，在消極方面，不做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事，方足以使革命之成功，汪先生此次宣言，凡我忠黨愛國者，必人人同具無限之痛感，但吾人「白刃當胸，目不旁睨」現在唯有加緊第二期抗戰，肅清內奸，堅定與敵週旋到底，最後勝利，當可拭目而待也。

五 汪精衛詛陷抗戰官兵的罪惡

四月八日香港南華日報登載汪精衛滬華倫某君書，中間有一段是討論抗戰形勢的，汪精衛的朋友會詠他「現在抗戰一天比一天好」，汪精衛對這句話，不痛快極了。他反問那位朋友抗戰的轉好，「何所見而云然？」汪精衛聽到抗戰轉好而佛然形於詞色，那麼他所愛護而愛說的，自然要說「抗戰一天比一天不好」，但他沒有直截痛快的那樣說，乃用其巧佞的辭令，「告訴你吧，如今抗戰，實實在在一天比一天複雜了」。他爲什麼不說一天比一天壞，而偏說一天比一天複雜，這裏露他實在沒有腦子說他想要說的所謂「老實話」，他心中想必還有許許多多顛倒黑白的一「老實話」，在他肚子裏，可是事實太彰明了，海內外同胞的督察太嚴密了，不容許他正西造謠，他只能轉彎繞的透露他的意思。他這種曲巧佞的辭令，還裝上一副像煞有介事的假慈悲的樣子，目的顯然是爲了愚弄衆，我們爲着抗戰的前途，不能不揭穿他的心事。

汪精衛現在努力的工作，似乎專心在那裏把自己所知到的東西，盡量告訴敵人，他也要破壞之

足，還要多方鼓勵我們在前方就奮全體的將士。他在那裡答覆韓君信中說「許多最難得時機，在失守的時候，加上些『轉移陣地』變更戰略等字樣」，再加上些「已無戰略上之價值與已多敵以重圍，戰略上之目的已達，無固守之必要」，等等字樣」，他把我們的軍事秘密，向敵人盡量透露還不夠，他的用心已經可諱了。而他還要用卑劣的心理，誑誘我們軍隊戰績，諷刺我們軍事行動，誑誘我們浴血抗戰的將士，真不知道他生財是什麼心計？但是他用心「甚險，也可憐極了。他難道不知道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爭，是長期抗戰，我們向抗戰，從開始起，誰都知道是艱難的，若因為艱難就要退縮，如同汪精衛一樣，臨陣脫逃，偷跑到國外安全地帶去偷生苟活，而且還要向敵人求和投降，那你根本上自取滅亡不應該來我國抗戰了。抗戰延長下去，我們前途的光明是一天比一天增多，我們的戰績戰果要一天比一天進步。難道有事實證明的。大家把京滬戰役，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幾次的戰果比較，再把武漢會戰到現在，敵人進解的情形與從前比較，我們抗戰意志的轉強，姑且不說，抗戰財力的加強，且也不說，單就戰場上的戰果講，就是本月上半月十五日之內，南北各戰場的戰果，共計作戰三百二十三次，斃敵官兵二千一百九十九名，俘敵官兵五千六百名，這種眼前的事實，難道不能證明抗戰一天比一天好？我們可以背誦汪精衛，這種抗戰一天比一天轉好，就在我們戰略上的機動變化，戰術上的靈活運用，也在全體將士和民衆的奮勇犧牲。在我們全面抗戰持久抗戰中，什麼地方可戰，什麼地方可守，何處可進，何處可退，都有一定的配合佈置，陣地的變換與「固守」，都是整個戰略上預定的計劃。如汪精衛的說法，軍路上應該退的地方不許退，戰略上應該轉移的陣地也不許轉移，那到應該進的地方不是就也無法進了嗎？重要的軍路據點的策應，或重新分配的任務，調動接應，都在所不許了，那麼他所要造成的現象，是不是要我們所有前線部隊，無論在任何情況任何地點都應該一律被敵人盡殲滅。等到我們主力消滅完了，好使敵人達到他「速戰速決」的目的，如此就可讓你汪精衛向敵人稱臣乞降了。試問，你在精

精衛之心，可說不可說！

汪精衛動輒把現在的抗戰與宋亡明亡相提並論，這使我們聯想到歐羅巴陸戰，總說宋明亡國史實的確文，幾乎每一個月總有一二篇，汪精衛真可以算得和敵人心心相印的共鳴者。他在那封羅華備友人信

中，一則曰「明亡宋亡的時候，每失一地，還知道痛心，朝廷是要下罪己詔的，將帥是要革職拿辦的」；再則曰：「宋亡明亡的時候，還知道一個戰字，一個守字，不幸而戰敗，守不住，無可如何而已」。汪精衛更要將現在的時勢，與宋亡明亡相提並論，汪精衛既讀過歷史，應知道宋亡明亡的時候，那件事可以拿來與現在的抗戰相提並論呢？我們抗戰以來各戰場奉命固守壯烈犧牲的故事，有全營全團殉國的，有全旅乃至全師死守犧牲到最後一人的。小孩子們都耳熟能詳，虧你今天有這個忍心來一概抹煞！

老實說，宋亡明亡的時候，就是當時宋明的政府沒有決心，宋朝亡於汪黃之徒，秦檜是承繼汪黃衣鉢的，誰使高宗武忘情中原？誰使宋室納幣稱臣？兩朝亡國的情形更複雜了，對外的和戰問題，更是像你汪精衛一樣，視同兒戲，比如我們這次抗戰的形勢，宋朝明朝那一件事誰比得上現在？抗戰二十二個月中，除了你汪精衛一二數類，臨陣脫逃，通敵乞降之外，不但政府裏面政策一致，精神團結，全國軍民一心一德，共同奮鬥，就是世界輿論，友邦同情，亦全是擁護我們的抗戰。全國軍民苦戰了二十幾個月，正如你汪精衛自己信中所說，「人民出錢出力，受盡流離痛苦，受盡牛馬怨言，將士奮勇犧牲，前仆後繼，絕無反顧」，汪精衛應該知道人民與將士所以如此奮勇犧牲，根本原因，還在政府的決心，政府的堅忍，政府決不妥協，政府決不屈服，人民與將士纔不會有牛馬怨言，如果我們的政府都像你汪精衛，效法你祖宗宋的汪伯彥那樣的甘心媚敵，出賣國家，破壞軍事，人民還能夠出力奮戰嗎？將士還能夠前仆後繼而無反顧嗎？宋明之亡，亡于常時君相之妄想偷安，你汪精衛今日的心理，纔是無異于宋明亡國時君相的心理。今日汪精衛徒有其心，而沒法痛快見之于事，所以在汪精衛對宋明亡國之往事，痛察求

之，求之不得，而乃反覆以言之。

從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中，會將私自抄錄，擅加改竄的會議紀錄，公然發表，貢獻給敵人的一點上來看，我全體將士就可燭破其奸了。至於敵人方面，其實也正在那裏冷笑他愚拙，何以到了這樣田地。還要怪他爲什麼不審上封事於他日本，而偏要公開的來告密。甚或至於討厭他，必說汪精衛畢竟還不夠做頭號漢奸。其實汪的意思，一方面要傾倒頭號漢奸的體面，一方面又想向日本軍閥請奇。所以不得不如此做法，否則我們總敢對於抗戰計劃，已有多次的說明，在每一會戰以後，必將前後經過，及一切詳細，宣告於國中。汪離中央，不過三月，豈有不知？即在他被中央撤職以後，凡爲通國皆知之緣由，汪豈獨聾盲了耳目？即如五中全會開會詞，總裁所宣示我們最後必勝的根據還不夠詳明嗎？汪精衛祇是假作聾盲，妄想蠱惑人心，搗亂抗戰，以圖達到他通敵賣國乞降求榮的一己的私慾罷了！他一心一意要繼續他祖先汪伯彥的賣國行爲，效法他賣國前輩秦桧的榜樣，用十二道金牌逼陷岳飛，撤換主持，殘害忠良，消滅抗戰，來售其賣國求榮的奸謀毒計。汪精衛今日這樣，他還以爲不夠，而竟要以轉移陣地變換戰略等之罪名，加在我們抗戰官兵身上，必要陷害我們忠勇義烈的將士，完完全全的置於死地，充份的陰毒心計，必定要破壞我們抗戰一貫的政策，和整個的戰略，好讓敵寇如計擺佈，達成他「速戰速決」的目的。必定要使我們全體的將士，在他惡毒陰險的口號之下，不能震動運用，盡我們報國的最大力量，必要我們束手待俘，及殲滅以盡，而且更將我們全民族堅苦抗戰犧牲不屈的精神和功績一筆抹殺，好使我們士氣喪失，人心渙散，乃致前功盡棄，使得我們抗戰根本失敗，好讓他遂其妄想，來申回了狼毒，「建立東亞新秩序」，整個的把我們中國來併吞，而後攙快其心。我們真不解汪精衛竟會倒行逆施，還有心肝到這地步？重會殘忍到這地步？汪精衛你知還是人類，且摸一摸你的良心，你最近對青島行動，除了籌款助軍，破壞抗戰，盡賣民族以外，還有其他可以解釋嗎？你這種行爲，豈不是良心喪盡

國不存，操刀以割我們五千年的國脈，來酬送我們民族五千萬同胞的生命自由嗎？豈不是要讓
總理以次，一切為國民革命奮鬥，為神聖抗戰犧牲的無數將士和民族先烈的功勳嗎？將士們，同胞們，
屬於不自愛惜的敗類，讓他自己去毀滅罷！我們祇知愛護我們祖國的赤誠，堅定我們抗戰的意志，看說
我們中華民族的正氣，貫徹我們抗戰一貫的政策和整個的戰略，殲滅敵前，決死奮鬥，勝利和成功，並
在我們的面前了！到了我們抗戰成功之後，看他這老漢奸汪伯彥的子孫——汪精衛怎樣結果罷了。

（大公報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軍委會政治部發表）

六 外報對汪逆的輿論

1 譏汪逆反覆無常

——國際宣傳處編譯——

本月七日為我抗戰建國兩週紀念日，全國上下無不一致慶祝，愈顯我民族精神之煥發。國際輿論
對情小如狂潮澎湃，則地雖偏遠其效顯神速之能事，深恐不勝枚舉之舉心。查得對全國人民之讚美
與，抑亦為外人之所驚。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抗戰紀念之日發表一文，論及前年七月三十日汪逆
稱在京所發之言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汪逆說之言亦汗顏無地。該報略云：「前年七月三十日汪氏會
在南京發表談話，據稱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淞滬事變以後，日本即步步向中國侵略，吾人對一再犧牲，
仍抱忍讓態度，以期日本之覺悟。至於今日，吾人已知日本侵略之野心實無底止，同時吾人之忍讓亦已
達於最大限度，故全國必須一致抵抗日本之侵略，並準備作最大之犧牲。吾人若不犧牲生命以抗侵略，
則祇作日本之傀儡外實無他道，吾人果認為真好似傀儡乎？如其否也，則唯一之出路，即為準備作神聖之

體性，中國之人民，雖受侵略人之道，但即有決心則至少亦能犧牲自己以救國家。我國人民必能人人抱定不為漢奸傀儡之決心，並澈底實行焦土政策，使敵人無所佔各地皆無所用之」。夫誰知十八月前蘇俄陳向之汪氏，已一反其向日愛國家愛民族之初心，不惜違反國民政府之抗戰政策；向日驅敵前線將士之英勇拉戰，今則不惜橫加譴責；向日堅主實行焦土政策，今則不惜造謠誣毀；且陸榮廷年以來，皆不與敵方勾結，今日準備粉飾天字第一號之傀儡矣。豈風流薄，人心之離何？吾人實不勝其感慨也云云。

對汪逆異動的輿論

——國際宣傳處附錄——

汪精衛通敵叛國，業經政府明令通緝。這個決定，實是全國人民所一致的要求，同時對於我國抗戰進展上，必可發生極大效力。自從去歲歲底汪逆棄職潛逃之後，種種的不軌行動，已為全國輿論界痛加斥責；本文所論的，想就手邊所有的材料，約舉西文報紙對於汪逆行動的批評，可見實業圖策，不惜自附漢奸之列的狂言，是為中外人士所一致唾棄的！

當汪逆逃離滬倫，國電發表後，上海英文大美晚報於一月二日著文批評；題曰「一個人的遊行」；謂「汪逆所懷和平的謊言，假像一般太太小姐們的春閨美夢，他誤解了時代的真象，不知道他的美夢並無絲毫實現的可能」。「汪氏的行動，不僅不能有裨時局，且將增加當前的糾紛」。而且斷言他的主張，除了自人及漢奸以外，決不會獲得任何人的同情；「他好像發起了一個大遊行一樣，但這個行列，僅有他一人參加」。

字林西報一月三日的社論，揮擊汪逆的和平主張，其言曰：「汪氏根據日人所發對華目的之聲明而主張和平，在理論上也許很為動聽，但細細研究起來，却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對日本所提要求的解

釋如果不錯，而他所主張的又爲日本所接受，那日本便不會放棄了他歷來堅持的各種條件；但日本的條件，雖沒有提出要求賠款，他的最後解釋，却等於要中國放棄主權。——在中國若干地區駐紮軍隊，要中國接受防共協定的理論，參加中日經濟集團。中國做到這一層，不是放棄主權還是什麼？……歷來就有人懷疑汪氏是主和的，並和日本有所勾結。不過他總應該明白，日本所提條件和南京陷落後的條件依舊一樣。在這條件之下，中國主權還是一樣地被剝奪了，至多也不過如舊藩目前所享的主權一樣。

以上是上海外報的評論，我們再看英國的孟却斯德導報二月二日伍特麗女士的一篇特稿，其中有涉及汪逆異動事，她道：「直到去年底汪精衛公然宣言願意接受日本和平條件之後，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汪氏的斥逐，不僅于中國無損，且足加強抗戰意志。日本素知汪氏是主張屈服的，把這樣一個人留在中央，大家不免懷疑蔣委員長對於日本仍留着委曲求全的餘地」。倫敦每日工人報對於國民黨開除汪逆黨籍，大加贊許；專著一論，題曰：「中國統一更高更堅的壁壘」稱：「中國驅逐了一隻破壞它統一基礎的老鼠」。

起初，中外輿論，因爲汪氏過去與國民黨的關係，都從善意方面去推測他的行動。可是後來他仍舊不知自愛，與敵往來，圖謀不軌的逆跡，日見昭著，於是輿論沸騰，都以爲汪逆甘心附敵，認賊作父，不惜爲賣國求榮的漢奸，四月七日上海大陸報的社評，對他痛加抨擊，其結論曰：「汪氏在玩他最後的一張牌，這是很壞的一張。他或許還記得從前有首關於王莽的詩歌：「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傷有誰知」。惜其死得太遲。四月五日的英文大美晚報，亦著有社論，其中警句曰：「汪精衛已經死了，可惜他還不肯躺下去」。五月六日的密勒氏評論周報則曰：「汪氏決心實現其計劃，促使中國抗戰早日崩潰，而建立一個新的傀儡政權，自作首腦」。五月三日波蘭頓基督報

科學雜誌述及日本將在華計劃一新的傀儡「中央政府」，為其首者，「汪精衛亦為可能人物之一」。

最後，讓我們引五月十九日倫敦每日泰晤報史頓尼氏批評汪逆個性的一段文字作本篇的結束。其言

曰：

「汪氏的態度與個性變幻無常。他是個詩人，但一生却在動盪中討生活，起初極端左傾，結果與共產黨絕不相容，他是歷史上最無忠信的人物，與蔣氏合作及反目者有好幾次，可是在他說來，其間離合不定的關鍵是在蔣氏方面」。

（重慶各報聯合版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

七 國府通緝汪兆銘令

（中央社）國民政府二十八年六月八日令：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並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秘密赴滬，不惜自附於漢奸之列，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之所為，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比來海內外民衆同深憤慨，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起之多，政府如俯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此令。

（重慶各報聯合版二十八年六月九日）

附註：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軍委會頒布）

通謀或幫助敵國或其官民，有左列行爲之一者爲漢奸，處死刑。一、圖謀連合敵國與本國抗戰者。二、圖謀煽動者。三、爲敵軍執役者。四、爲敵軍招募軍隊或其他軍用人工供役者。五、接濟

敵軍或爲敵軍購辦或運載軍用品者。六、偵察或盜竊軍情或機密者。七、爲敵軍通訊者，阻礙本國公務員執行職務者。八、煽惑本國軍人公務員或人民逃叛或通敵或與之勾結者。九、爲前款之人犯所煽惑而從其煽惑者。十、運輪或販賣可以製造軍器之原料與敵國者。十一、擾亂金融者。十二、破壞封鎖交通或通訊者。十三、於上列各款以外，以其他方法圖謀不利於本國者。本條之未盡犯圖之，預備或陰謀本條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八 中央開除周佛海陳璧君黨籍

中央社汪逆兆銘背叛黨國，罪惡昭彰，已爲國人所共棄。惟有少數敗類，亦附逆降敵，爲汪逆奔走，受敵人驅策。其中如周佛海、陳璧君、尤爲逆跡昭著。頃悉中央常會決議，周佛海，陳璧君附逆降敵，應予永遠開除黨籍，其國法之制裁，由國民政府依法辦理，其餘附逆黨員並函中央監察委員會查明辦理云。

(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重慶各報聯合版)

九 通訊

——最近上海的汪派活動——

記者陳 蘭

(民革社上海通訊)成爲敵人後方所謂「特殊區域」的上海，最近給叛逆汪精衛看中丁。派來許多無恥的黨徒，在敵人保護之下依舊做無恥的勾當，給上海加深黑暗，這裏記了一些「汪派」最近的活動。

一、收買

汪逆來滬後，首先做的是收買工作。因爲汪逆精衛一向認爲「錢可通神」的，收買的工作，自然都

份的見效。

第一、他收買了幾張反汪最熱烈報紙的發行人，代價如下：文匯報六萬五千元，譯報周刊四萬元，國際日報二萬元。發行人是被收買了，但是編輯記者以至於工友都聲明脫離，因此報紙還是不能出版。這是叛徒們所意料不到的。

第二、汪逆用懷柔的方法收買文化人和教育界。據敵人的新申報上記載，說前暨南大學教授丁沫春（即丁默村）徐澤□和上海女子大學校長吳志□都被汪逆收買了。還有聞北軍閥和黨棍的馮□□也被收買了。

黨員被收買的也不少，三區黨部凌某顧問，前市黨部一部份委員已經入了汪派的懷抱。

地位較次的文化界教育界人，汪逆以一百元一月的代價去收買。對於學生也盡量收買，除給予學膳宿費以外，每月發給津貼費二十元。最近聞有少數無恥學生已經成立了一個「學聯」，服從汪逆驅使。

二、威脅

汪逆的收買政策祇能部份奏效。因此他不得不顯示出聲勢的面目來，加以威脅。

在七月十二日上海的洋商華文報紙的職員，每人都收到了恐嚇信，這信署名是「中國國民黨劉共啟爾特工總指揮部」，擬恐嚇信人不可「反汪」和「反和平運動」，否則執行死刑。發這封信的人，後來查出是新□收買的，某曉報編輯□□起草的。

七月十日汪派暴徒開始實際行動，上午十一時暴徒行刺申報記者張相尹，一彈中腹氏腹部，第二彈因子彈軌住未射出，傷勢尚輕，可告無礙。同日下午九時又有暴徒六人前往襲擊譯報，開槍二十餘發，並投擲手榴彈，幸該報職員設法趨避，沒有損傷，可說不幸中之幸。

同時據行刺張相尹的暴徒在法庭上供出，汪逆組織了一個恐怖團體，專門暗殺報人和文化人，副員

一共一百餘人，九十人在法租界，五十人編譯局公共租界，爲什麼法租界人數比公共租界多呢？這是因爲文化人和辦報人在法租界住的多。同時據這兇手講，這恐怖團團員每人都奉送一件派立新長衫，現在上海看到穿派立新長衫的，總存着一些戒心。

三、宣傳刊物

「狂派」在上海的刊物，除了老牌的民力週刊以外，另外還有時代文選、自由評論等等，新近又出版了下列的幾種：

一、微明。在第一期裏有一篇文章極力詆毀中委吳稚暉，還是僅次於民力週刊的十足漢奸相刊物之一。關於這刊物還有一些小故事。原來這位主編是做過之乎者也的寶貝，白話文本非所長，設了兩位助印冷冷的說道，還有什麼關係呢？兩位助印一看情形不對，才辭職了事。

二、醒。這是提倡學界刊物之一，尙未出版，消息就洩露了，一直到現在還放在印刷所裏，恐怕不會有人看見了。

關於狂派報紙，現在只有一種國報夜報，雖然也公開販賣，每次僅能售出二三百份，銷路的慘憺可想而知。

汪派報館——中報日報決於下月復刊，公共租界的登記證已經發下了，據登記證上所填的負責人是這樣：總編輯姜雪松，總經理顧口香，發行人陳明生。

報館正在裝修內部，爲了防備愛國份子的襲擊，在所有門窗外面都裝鐵絲網，不知道是不是會比較安全呢？

附註：關於材料採自四川成都新中國日報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報，因印刷模糊頗多，故不明之處記

11.811
1115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四三七號

版 權 所 有		
總 經 售	印 行 者	編 著 者
拔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重慶上南區馬路十二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正中書局服務部	獨 立 出 版 社	戚 承 先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八 月 初 版		如 此 的 汪 精 衛
二 角 四 分		實 價